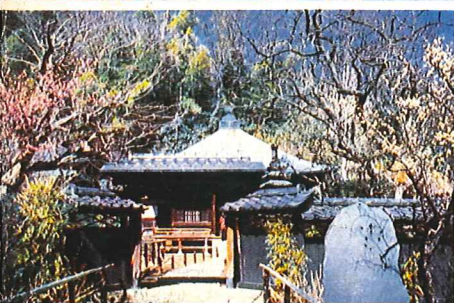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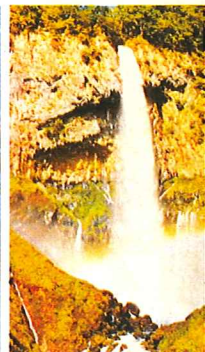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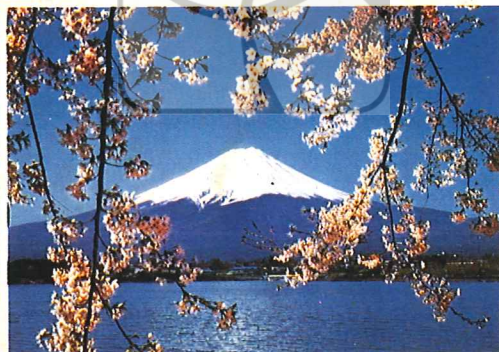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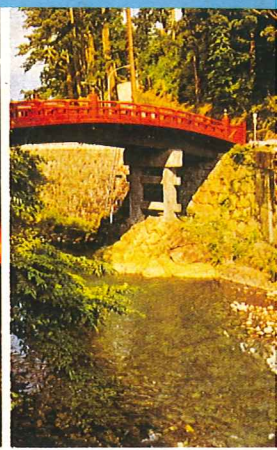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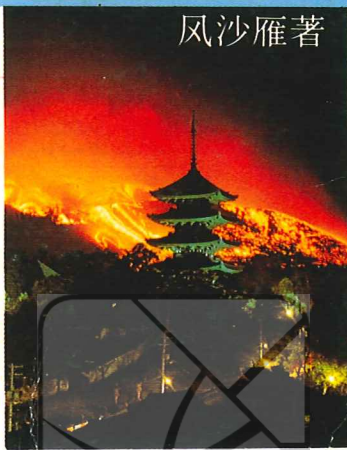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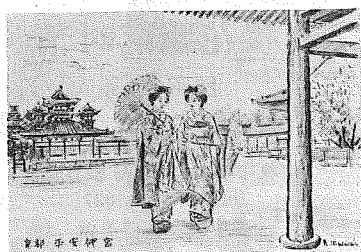
# 樱花飘落时节

风沙雁著





樱花飘落时节



樱花飘落时节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9971 944 03 0



## 樱花飘落时节

风沙雁著

风云出版社出版

59, JALAN HITAM MANIS,  
SINGAPORE 1027.

美中印务公司承印

日期：1982年2月 定价：S\$2.00

# 目 录

|         |   |
|---------|---|
| 序 (舒巷城) | 1 |
|---------|---|

## 东京寄简

|         |    |
|---------|----|
| 异乡的夜    | 3  |
| 风雪夜里看芭蕾 | 5  |
| 冷风细雨观京剧 | 7  |
| 春雨初晴游外苑 | 9  |
| 四月樱花处处开 | 11 |
| 山青水绿的长崎 | 13 |
| 参观长崎文化馆 | 15 |
| 我在日本的感觉 | 17 |

## 异乡夜思

|       |    |
|-------|----|
| 参予感   | 20 |
| 怎么办   | 22 |
| 纳凉会   | 24 |
| 深造去   | 27 |
| 浅草寺   | 30 |
| 生命的洗濯 | 34 |

## 扶桑生活情趣

|         |    |
|---------|----|
| 啤酒花园    | 37 |
| 大小餐馆都是诗 | 39 |
| 樱花时节游庭园 | 41 |

|                |    |
|----------------|----|
| 横滨何所恋 .....    | 43 |
| 七夕在异乡 .....    | 45 |
| 那令人神往的雪花 ..... | 47 |
| 长崎下着缠绵的雨 ..... | 49 |

#### 扶桑忆旧

|               |    |
|---------------|----|
| 东京的水果 .....   | 51 |
| 那条长街 .....    | 53 |
| 东京的咖啡座 .....  | 56 |
| 秋的银座的书摊 ..... | 58 |
| 东京的电影 .....   | 60 |
| 东京的烧鸟 .....   | 62 |

#### 随笔散文

|                |    |
|----------------|----|
| 东京街头速写二题 ..... | 64 |
| 我所看到的她们 .....  | 67 |
| 樱都遥寄 .....     | 70 |
| 东京街头见闻 .....   | 72 |
| 东京铁塔下的乌鸦 ..... | 75 |
| 到立山洗温泉浴 .....  | 77 |
| 青翠的镰仓 .....    | 79 |
| 金木犀 .....      | 81 |
| 梅花树 .....      | 85 |
| 后记 .....       | 89 |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间，收到朋友寄来风沙雁的诗与散文合集——《沙砾集》，读后留下颇深的印象；次年年初，因事经新加坡，通过友人的介绍，与他见面了。但当时怎样也料不到后来竟先后有几次的机会，在日本、香港，与他相聚长谈；当然，比起五六年漫长的岁月来，那段所谓“相聚长谈”的日子还是很短的。但想到人生中这样的机缘，实在得之不易，也就觉得很不错了。多少人为了天各一方，纵然彼此神交，却终生也未曾见过一次面呢。因此，各为衣食忙的我们，每一次相逢，谈文论艺而旁及其他时，在辛酸的生活里，自有一种喜悦之感了。

以个人所见，年青的朋友风沙雁，是率真却又深懂世情的；他健谈，风趣，是性情中人；他对事物敏感而又善感，热情之中却又往往喜欢思考人生的问题，这样，加上早年经历过坎坷的生活，便形成了性格的另一面——爽朗之中，略带忧郁。若说文如其人，那么，他的作品里那种特殊的抒情风格，是来自他本人的特殊气质了。

最近翻阅他客居日本期间和返星以后发表的那些随笔、散文（剪稿），倍加亲切，不禁回想起与他在东京、神户……一杯在手，灯下畅谈的那些夜晚。我分享他的快乐，也了解他的忧愁——尤其当时“夜阑人静，身在五千多公里外”那份沉重

的乡愁。

而另一方面，正因为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见闻丰富，而且对当地的人事观察入微，所以上述的作品中，就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了。他的文笔优美，写景，状物，常常带来一定的气氛，抒情之中，却又往往有耐人寻味的幽默。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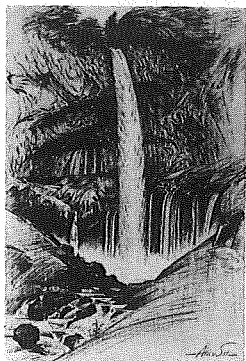
《东京铁塔下的乌鸦》：二月，梅吐芬芳，他所讨厌的乌鸦，却“撩破幽美”。四月，樱花盛放，“……哇哇来破坏气氛。”而当“红叶艳艳”时，他这样写：“那一份秋的薄薄的宁静，硬是给乌鸦的哇哇撕破了。……”

《落樱时节游庭园》：他说“游日本的庭园”，最好有点“鉴赏力”，不然，“……就会象刘姥姥入大观园，误把潇湘馆的竹丛当作炊饭用的柴的。”

至于书中其他的特点呢，还是由读者们（“坐游”作者笔下的扶桑时）亲自去“发现”吧。这里，我不再饶舌了。

舒巷城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  
香港



## 异乡的夜

××：

现在日本的时序是仲冬，北部及沿海各地早已白雪皑皑，东京有时也冷到零下二度，只是我至今还没有亲眼看到下雪的情景，据说二月就会下雪，倒很想看看雪景有多美丽。但雪还没降，东京的树木，除了少数耐寒的植物还有叶子外，大多数都已光秃秃了。日比谷上野公园的樱花只见枝桠横斜，连叶子是什么模样都无从想象起。东京的冬的特色是天气异常干燥，每天我都要喝下大量的水，但是即使如此做，皮肤还是干了，脸也一直在脱皮。

冬天的早晨，太阳升得很迟，大抵在六点五十分光景才可以看到阳光，但又下山得很早，下午五点就可以看到月亮了。黎明时刻最冷，盖了三条被还抵挡不住。冬天的月亮似乎很凄冷，尤其在冷风飕飕的夜晚，一个人在黄晕晕的路灯下走路，更觉得月光如霜。那晚我独自去观赏日本民族舞蹈晚会，归来时沿着一条冷僻的小路走着，四周尽是枝桠孤零的树，那天隅却斜挂着一弯孤舟似的上弦月陪伴着几颗冷星，心中顿然有一种怆凉之感。我这次东来，心情是兴奋且带点激动，但有时深夜作梦或被冻醒未能入眠时，梦到的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家乡，

亲人，朋友。人是没有不爱自己的家乡的，尽管他可能对某些现象非常的不满。

那晚我看的民族舞蹈晚会，宗教色彩实在太浓了。《鬼剑舞》，《伞舞》，既有神话色彩又有迷信成分。《绫子舞》由三位穿着和服的日本少女手持扇儿，慢斯条理在起舞，看起来也满不是味道。《八岐大蛇》简直只在歌颂那位杀死两条阻路的大蛇的王子的英勇；据说这则故事是记载在《古事纪》与《日本书纪》，我目前还没有能力直接阅读日文的书，未能获得证实。其他的舞蹈象“鹿蹈”，《饰山杂子》，宗教的色彩都很浓。只有《荒马》，还算有朝气与活力。

当晚到会的观众并不多，偌大的东京邮政储蓄礼堂，竟有半数席位是空的，虽然这是免费的招待场。我事先曾先后约了四五位日本青年一起去观赏这舞蹈晚会，他们都不愿意去，理由是这样的舞蹈他们不喜欢；我看完后也觉得太不精彩了。如果一个民族舞蹈晚会只给观众知道该民族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生活方式，这样或那样的习惯风俗，这是失败的。纯然为保存古典艺术而保存艺术，一定是单调的，乏味的，没什么意义的。只有从古典艺术中吸取有用的养分，来发扬民族艺术，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才会有意义的。但日本的现代生活方式已是资本主义式的，要和古老的农业生活方式如何挂上钩，这倒是个头痛的问题。带有半颓废、半疯狂的现代舞蹈，如何能和纯朴的，较有活力的古典舞蹈调和结合呢？

夜已相当深了，我现在坐在热气机旁给你写信，周遭是出奇地静，远处的寺庙时不时传来和尚念经的声音，在寒夜里，这拉长且颤抖的声音显得颇凄凉。异乡的夜，是凄清的。待有空，再和你谈谈我在这儿的生活感受。

1976年2月



## 风雪夜里看芭蕾

××：

二月初的东京的北风冷得叫人颤抖。深冬的晌午的太阳是明朗朗暖洋洋地照在你身上，可只要北风迎面一吹，你就得发抖。遇到能越过对面道路的地下火车站时，我往往宁可多花些脚力钻了进去，这样就可以避避那强劲的风的欺凌。

萧瑟是冬的特色，但劲松的葱郁，修竹的翠绿，却标出了即使在严寒下，生命力强的东西依然能成长的精神，只是冬的颜色却要待梅花来展示了。日比谷驹沢公园的红梅白梅，在冷风频频的吹拂下，都缤缤纷纷开得七七八八了。那股清淡但似乎是凝着的香味，在寒冷的空气里随风吹来，真的薰得人欲醉呢。

雪花是过于美化了雪的形象的，我在东京所看到的雪只象是片片的纸屑，连绵不断地下降着。但由于量多下的速度又快，远远看去，朦朦胧胧的一片，也就有几分姿色了。雪才下了三四个钟头，我穿着长靴去看东京第一届世界芭蕾展演时，地上已是积雪如白沙堆了。这儿那儿，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雪堆，真的是个银世界呢。我坐在有暖气设备的日本电视礼堂中，浑身热呼呼的，很自然地就想起外面还在飘洒的雪花及北部沿海冬季的农作物，今年所遭受到的雪的危害程度，随即觉得在这样的场所演出的艺术，是必然要脱离了生活的。看完了表演后，

这想法就更得到了证实。谁都不敢否认，大多数表演者的舞技很高超。但跳来跳去，总跳不出天鹅湖睡美人等几个节目，老调重弹，真教人不耐烦。在形式上也总是采取双人合舞、男单舞、女单舞、男女再合舞的四幕形式，单调又刻板。少数表演者能在形式上创新，但在内容上又流于猥亵，表现的是一种颓废堕落的生活形式。这种在纯艺术上更加多了色情成份的所谓舞蹈，的确不是广大的劳苦群众所能接受，所能欢迎的。由观众中的浓妆的贵妇的比例之大，也可推测到这种艺术是为谁而表演的。

但东京毕竟是化妆得很美的，才是深冬的伊始，地下火车站的规模较大的商店，现在已挂出几可乱真的塑胶樱花了。人走在婀娜娜娜的塑胶樱花下，那五彩缤纷的景象真的会令人以为春天已降临这儿。我就带着这样的幻象回家，直到家门前，一看满地的雪堆，满屋顶的白皑皑，一触及四吋阔的铁栅门的石墙，也发现了一层薄冰，这才又恍然大悟，冬天还在这儿踌躇着呢。

今晚坐在热气机旁电灯下给你写信，窗外的北风还在呼呼地吹，伴和着深夜叫卖烧番薯的小贩的声响，越发使我想起远离了的故乡亲人朋友。夜深了，我真的乏极了，明晨又得早起，待下次有空再和你长谈吧！

1976年2月



## 冷风细雨观京剧

××：

由东京坐汽车到横滨只有半点多钟的路途。严冬将去初春即来的时节，北风刮得特别紧，绵绵的细雨从昨夜直淌到这黄昏，把我后院仅有的一小块土地润湿得颇丰腴了。东京的雨都是细细的、缓缓的、轻轻的、飘飘的洒着，洒在你的身上，手上，怪冰凉也好舒适的。

闷了整半天在家中，中午看到电视中御苑公园的梅花开得那么灿烂，原想就去看看。但想到今晚就要同友人去横滨观赏京剧，还是在家里养养神，就打消了去看梅花的念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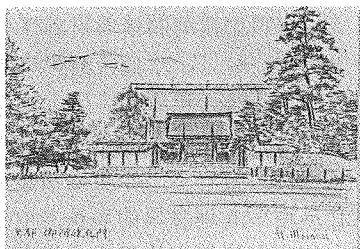
汽车行驰在大道上，我向窗外一望，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建筑物，灯光一片辉映，夜的东京真璀璨得有点象仙境。太阳被雨与冷风冻得脸儿微微发红，羞在山的那一边，迷迷蒙蒙的只有些大意。但那微红，却使我想起这些日子来反苏联外长访问，反物价高涨，反洛喜德贪污事件的庞大游行队伍的旗帜。日本的游行比它的轻微的地震不知多了多少倍。十数个人的集会抗议，可以连续在大道畔举行整个月。数千人的游行队伍，可以以车开道，领队的就站在车上用麦克风演说，支持者也摇着旗助威。浩浩荡荡的队伍，就这样一路喊开去，蔚为壮观。日本的物价，不涨则已，一涨至少是三十、五十甚至一百巴仙。薪水的增加却只在十巴仙左右。听人们说，东京在最近会有一

九二三年似的大地震发生，这不妨姑且听之，但日本的社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重大的变革，却是可以预料的。

可是生活的不易是东京的一面，饱食之余思消遣，思附攀风雅的，也大有人在。我们的汽车进入了以古色古香的牌楼为拱门的中华街后，左转右拐，就到了京剧观赏会的演出场所。舞台的简陋说明了主办者的没组织，缺乏干劲。不多座位的礼堂都坐满了人，却显示出那批遗老们为拼命拉观众，费了不少心血。剧目的陈腐，更体现出遗老们的落后思想的腐朽。《虹霓关》是说瓦岗寨好汉王伯党攻山东，杀了寨主辛文礼，辛妻素服出战，擒王伯党，见其年青貌美，乃移情的故事。在七十年代竟演这种陈旧不堪的剧，用意何在，令人费解。但想一想，或许遗老们是在发一发阿Q的梦吧！《断桥》是炒到腻的冷饭了。《空城计》想是在激励遗老们要临危不乱，危自会解。但扮孔明的那位老兄后劲不足，唱腔不堪入耳，反而是演司马懿的唱腔宏亮，气盖舞台。更妙的是扮四十万大军的四个小卒，在司马懿喊班师还营，还楞在那儿不动，得劳驾后台人员来引他们进去，真是“将军欲退兵不回，阵前气死司马懿”，奈何，奈何。但这样的剧，居然也引来台下不少的稀稀落落的掌声，可见观众与演员原本是“自己人”也。

这京剧观赏会淡到令人反胃，倒是散了场后在一间小店买到一条值星币块六的大油炸鬼，还有点味道。夜风呼啸，冬雨淅沥，漫漫长冬，即将过去，今晚给你写信，听着从广播电台传来的远方的新京剧的精彩唱词，想起到处公园的地上都有新芽在抽长，心情颇为激荡，待春来了，我再给你写写这儿的景象。

1976年2月



## 春雨初晴游外苑

××：

三月末的初春，绵绵的春雨刚刚淌停，清风把开得颇为灿烂的樱花摇曳得左右斜横，草坪上刚铺了新绿，树木透出的嫩芽在嫩黄中已有几分绿意了。天气是还有点冷，但周遭的景物焕发着的生机，和樱花吐放出的芳香，已足够引人进入诗的境界中去了，正是在这春风十里的时节，我们一群人到了明治神官的外苑参观大幅的有关明治天皇的事迹的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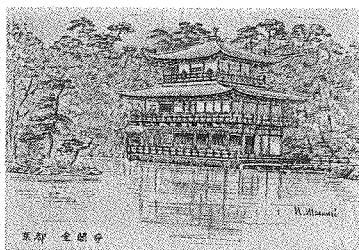
明治神官分为内外二苑。内苑的特色是在一大片蓊郁的树林里疏疏落落地建起几幢屋宇，有作为食堂的，有置放神道祭拜的偶像的，其中以宝物殿中所收集的天皇的御用车骑，衣服，及其墨迹，较具有历史价值。由搜集古物的齐全，可看出日本人对天皇的尊敬之一斑。明治天皇把日本带进维新与现代化的道路，这功绩日本人要追念与推崇，身为外国人的我们是不敢誉议的。

但内苑似乎是还不足以表扬明治天皇的功绩，因此又有外苑的明治纪念馆的描绘天皇功绩的油画来宣耀他的战绩。油画的内容由天皇的“降生”、“登基”、“结婚”，描绘到他的“巡幸”农民收割稻米，纯然是单调地介绍天皇的事迹，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封建皇帝生活起居的天地里。但这还是人家的喜好，我们也不敢加以非议。最令人发指的是那幅标题为“台湾

镇平”的油画。中日甲午战争后，颓废无能的满清政府签了丧尽国体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岛割让给日本军阀政府，台湾人民在暗无天日下过了五十年的悲惨生活，但有觉悟的台湾志士在五十年内却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英勇的反击斗争。“台湾镇平”这幅油画不但故意歪曲了史实，把台湾老少男女描绘成俯首贴耳，只会手持膏药旗站在屋檐下欢迎皇军的顺民，它还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强蛮占领人家的领土的丑劣行为美化为“镇平”。台湾为何会有“叛乱”，还不是皇军想霸占人家的家园引起的；这幅油画说明了在目前还有日本人在迷恋军国主义的，这是何等可怕与丑恶的思想，还有那几幅描绘日俄战争的画，把俄国人画成不堪一击，而日军又是如何英勇，如何无战而不胜，这种隐然在赞扬军国思想的作风，确实令人心寒。我们一群人边看边批评说日本的上层阶级似乎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同行的一位马来朋友回答说他们只学到不要榨取得太厉害罢了，这些话给跟在我们背后的两位日本人听到了，其中的一位竟直瞪着我们不放，一直瞪到我们上了旅行车还在瞪，我们都很愤怒，想起几天前的前野保光穿着军衣，戴着军帽，驾着飞机去冲杀儿玉，不遂而自杀的事，就更加不寒而栗了。

日本的春天的天空多是阴霾的，春雨特别的多，但偶而有晴朗的日子，郊外的天空就分外明亮，坐着火车，看着远远近近在阳光下闪耀的低低的住屋的蓝瓦，红瓦，灰瓦，青瓦，五色缤纷，真是美丽极了。今早的天气真好，我想到上野去看看樱花罗，待下次再跟你谈吧。

1976年3月



## 四月樱花处处开

××：

三月在日本还只是初春，春寒料峭。这时节大家都还穿着卫生衣及披上外套。环顾四周，只有少数的树木在开始抽芽，这儿那儿，都可看到嫩黄嫩黄的色彩。清晨在较僻静的路上走着，呼吸着清凉的空气，看着新生的嫩芽儿，真的心旷神怡。

但日本的美是要到四月后才能看到的。在微雨中坐在渡船上，看箱根的芦湖的迷蒙，看环绕着芦湖的山岭的青翠，看温泉蒸发上来的热气与云雾混聚一块，是会令人忘掉烦恼与乡愁的。坐巴士上一千二百米高的日光的华岩潼，途经二十多个险弯，每一拐弯，那陡斜峻峭的山坡就呈现出一幅不同的景物，青的碧青，黄的嫩黄，白的雪白，红的粉红，看的目不暇给，春光也真教人沉醉。可是处处在报导春来了的却是樱花。四月的日本的天气已渐渐转为温暖，性喜暖和的樱花已渐次地开了，偶而洒了一阵春雨，雨停后，樱花在清风中摇曳，婀娜娜娜，撩人情思。上野公园列在路两旁的樱花，纯然是雪白的，盛开时，远远望去，云海一片。这时节的上野公园，每一丛花下，都集满了一群人，喝酒唱歌跳舞，日本人的喜爱樱花，由此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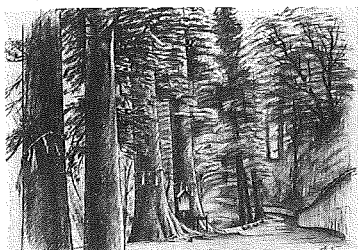
但这只是经济条件较好的日本人才有这样的闲情与雅致来赏樱花，普通的贫困的日本人是绝少来的，高昂的生活费，把

普通的市民搞得透不过气来，这现象即使在上野公园里也可看得出来。杂在熙熙攘攘的赏花的人群中有两种人最令你注意，一种是站在公园石阶上揽着游人画肖像的画家，不论冬天或春天，这批画家都出现在这儿，他们会为你说好话，一边赞美你的风度，一边快速地描下你的容貌，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他们就能把你的外表一丝不差地勾勒下来，的确是有本领的画家。另一种是断手残脚的二次大战的残存者，他们都是独自一人坐在路畔，都穿着白衣服，面前放着个大罐子，等待游人给与一点施舍。

如果二次大战残存的老人的凄凉的晚境是说明了黥武主义者的罪恶，那在和平时期落魄公园的画家的境遇又显示了什么呢？我以为这两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某一阶段，必然要产生侵略，黥武主义由是兴起；而在平时期，资本主义的另一特色是强调自由竞争，但垄断财团把持了日本经济的七十五巴仙的财力，赤手空拳的画家，在这样的不平等的条件下，要如何与人竞争呢？这就只有沦落为游人画肖像度日子。想从地理条件的特殊性来寻找日本人的个性的特异的形成原因，是不正确的，地理条件只能对人的体型有所影响。当然，在原始时代，自然现象对人的精神的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日本已是一个文明的国家，而还有军国主义思想，武士道精神，这除了历史因素外，就只有从其社会结构去着眼才能找到答案了。有些人还幻想日本财团会以互惠的态度来和东南亚诸国贸易，这要不是痴人说梦话，简直是想与虎谋皮了。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这一写就发了这么多议论，也许你看得真不耐烦了。好，待有空时，我再给你说点较有趣的事物吧。

1976年4月



## 山青水绿的长崎

××：

长崎县位于九州的西角端，是九州的四大都邑之一，面积约四千零九十八平方公里，人口约有一百五十万。长崎县中计有八个主要都市，其中以长崎市为最大，面积为两百三十九平方公里，人口有四十四万左右，由东京乘搭飞机直透长崎，一千多公里的旅程只要一点半多钟就可抵达。初夏之末，仲夏将到的东京，到处树木青青葱葱，少许低矮的花丛开着细小的花朵，虽也红紫相映，但到底比不上绿的繁盛。夏的景致，比起春来，确是逊色多多了。但梅雨既淋得桃子飘香，枇杷上市，又把东京湾污染的海水荡出几分颜色。郊外稻田，也因细雨纷纷，到处是水盈盈绿油油的一色。这样一来，夏的景色也有几分动人的地方了。

久在喧嚣的东京垫居，偶而到郊外一逛，看到水稻的嫩绿，那象征着活力与朝气的绿立即吸引住你。但一到长崎市，当飞机在涟漪荡漾的海面上盘旋时，看到环绕在长崎市周围的岛屿的葱葱郁郁，这才知道东京的绿真太稀薄了。

长崎市的飞机场建在一个小岛上，由此到长崎市中心坐汽车约费一小时，一路上青山送绿，稻田漠漠，精神很是奋发。长崎市背山面水，平面很小，街道都是一条狭窄的马路夹在两排不高的建筑物中间，建筑物背后就是高耸的山岭，很多屋子

都傍山而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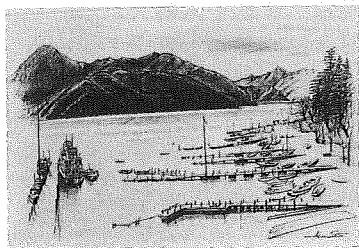
长崎是自江戸时代就辟为与外国贸易的港口，据说这儿的人们也较开放与洋化。可是长崎市主要的街道的格局与香港的却很相似，那古旧的电车沿着轨道满街跑，大路两旁的屋宇店面也清一色是西方式的，那沿着山坡斜斜而上的密密麻麻的屋子，就更是象香港了。

夜里在一间十三楼高的饭店吃饭，透过玻璃窗遥望长崎港湾，在海岸边，在山顶上，万家灯火闪闪熠熠，似万点明星，真教我想起夜的星洲海港来，那位日本少女，居然一连唱了五六首英美歌曲，从这点看来，长崎的日本人或许会较洋化点。但日本是个岛国，自古与外间少接触，夜郎自大，以为世界唯日本是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固然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造成的，但军国主义能在日本本土兴起，与日本的少与外间接触而形成某些人的自大狂该不会不无关系吧！

日本自战后复元以来，经济地位蒸蒸日上，这也形成了某些日本人鄙视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心理。如果这些日本人有机会与亚洲其他民族相接触，开开眼界，他们就会知道楼外有楼，天外有天，再也傲慢不来。否则我恐怕即使在这风雷震荡的七十年代，有些日本人还会在做东亚共荣圈的梦的，基于这观点，我认为日本港口的开放与日本人的洋化，至少不是坏事。

现在在旅馆给你写信，看远处灯火灿烂，居然缅怀起东京来了，真是“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荆州是故乡”。夜深了，明天还得早起，待下回再给你谈谈在长崎的见闻吧。

1976年7月



## 参观长崎文化馆

××：

我在长崎的时间严格算起来只有整整廿四小时，这期间又花了整个早上在琐碎的工作上去，直到要离开长崎的当天下午，才有机会到蝴蝶夫人馆，龟甲装饰品店，及长崎国际文化会馆去参观。

蝴蝶夫人馆是建在一座小山上，并不美丽，但站在山上远望长崎市，山光水色，鳞次栉比的建筑物，波光粼粼的海湾，尽入眼帘，是其胜处。

龟甲是长崎的特产，聪明的工人以灵巧的双手把海龟的壳刻成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有项链，有手饰，也有飞檐雕捺的小摆设，美不胜收。

文化会馆展示的是长崎市在被原子弹炸后的凄惨情景，展示的图片，器具，占了整整三层楼。原子弹的杀人利器是高达摄氏七千度的热力，房子倒塌了，树木烧光了，桥墩断成一段段，玻璃瓶也被融得奇形怪状。最恐怖的是那幅展示着一个兵士的影子的照片，据文字说明，该兵士午饭回来，正沿着石阶走下来时，恰好原子弹在其附近爆发，强烈的光与热立即把他的形体融化了，但却把他的影子印在石阶上，历久不灭。其他的照片，或展示受害者的嶙峋白骨，或显示受伤者的鲜血淋漓，或记录了垂死者的挣扎神情，都惨不忍睹。同行的日本人频频

摇头，大骂美国的炸长崎与广岛是由于肤色不同的关系。

长崎与广岛的被炸，死亡的日本民众计在十万之上，这的确是残忍的，在该会馆买到的一本《请给我水吧》的小册子，内载在灾难中生还者的叙述亲身经历的情景，一字一泪，读来为之情伤。长崎与广岛在战后每年照例要举行一次反核集会，文化会馆内也挂了好多中小學生用纸折成的象征和平的千羽鹤，这说明民众是爱好和平的。

但小册子中令我更有印象的，却是由一位朝鲜老人叙述，由一位日本人撰写的一篇文章。它使我知道日本上层人士是怎样欺骗与轻视朝鲜人，该老人说：“我们被告诉说：‘朝鲜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你们去日本为国家服务，去打赢战争。战后政府说：‘来领取原子病人的特别证书’因此我们去了，但他们却说：‘带两个当原子弹爆发时在你周围的证人来。’我的邻居都在原子弹爆发中死了，要到哪里去找证人？”

在谈及日本政府怎样收拾朝鲜人的尸体时，该老人说：“他们象烤鱼一样来火化尸体，先把木条放好，然后把朝鲜人的尸体放在木条上，然后木条，然后……垫高后，就淋汽油与点火，你知道的，火化是需要时间的，烧着的尸体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掉下来，就象烤鱼一样。长崎的人民应该都知道这故事的。”

目前在日本的朝鲜籍人约有六十五万之多，有好些日本人是看不起他们的，正如看不起东南亚的各民族一样，难怪这位朝鲜老伯伯在叙述原子弹破坏长崎的同时，也要对日本上层人士指责一顿。今天就写到这儿为止。

1976年7月



## 我在日本的感受

××：

来日本将近一年了，却始终不曾与你谈过日本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不是我不谈，实在是我在这儿时日尚短，语言又不太通，在交谈与阅读方面都有困难，单凭零零碎碎的观察来下判断，怕会歪曲了事实，污辱到日本人民的。但这些日子来，凭我在这儿生活所感受到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我敢说东京的日本市民是缺乏互助心与同情心的。

我刚到这儿工作不久，在办公厅里就有位日本职员不小心丢失了五千日圆公款。这位日本职员为人诚实，待人谦恭有礼，大家都很喜欢他。我知道他的月薪甚低，要他一个人来承担这五千日圆是个不小的负担，就发动其他日本职员每人各捐两百日圆，余额由我与当事者负责。这样的事，在新加坡是很平常的，做起来也不会有困难的。大家都是同事嘛，有困难应该互相帮助才是。但这回我失败，有些日本职员说当事者自己不小心，应该自负其责；有的说谁能确实知道当事者是否真的丢失

了五千日圆，还是放进他自己的荷包里；有的沉吟不语，脸露不情愿之色；结果是我和当事者分担了这款项。这事件给我的精神冲击很大，我一直在寻找日本人为何会这样缺乏互助心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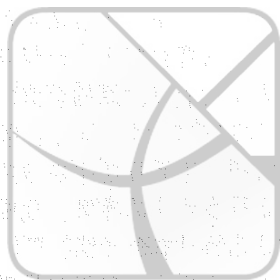
我每早都到火车站搭地下火车去上班，东京的地下火车的拥挤情况是尽人皆知的。起初当我看到日本人都很守秩序地自动排起队来，我很佩服日本人民的自律精神，但火车一来后，佩服之情立即消失。日本人可以循规蹈矩地排队，但要进火车时，却是不顾一切地推你，只要你走慢一点，就有被推倒的可能。我好几次看到有些女搭客给人推来推去，差点没跌倒。有时我被推得气愤极了，真想对准那推我的人的鼻子上给他一拳。等车时排队排得好好的，进车时又你推我挤，这不是前后矛盾，极端虚伪的吗？我正在寻求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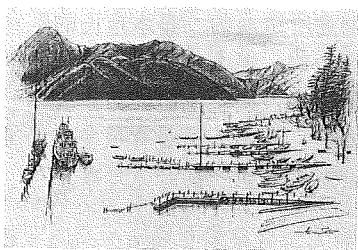
周末周日，我经常与朋友们到郊外去游玩，既想多认识日本，也是打发乡愁的好办法。你知道的，东京的市民大多数在周末周日都到郊外去玩。因此火车、巴士都很拥挤，尤其是周日傍晚那一段时间，大家都赶着回东京，巴士、火车挤得很。在这种场合，你就会看到好多在前几站就上车，坐在座位上或打盹或阅读书本报章的对周遭全然漠然的日本市民。可能站在他们前面或左右的是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或是一个又背着包袱又抱着孩子的中年男人，这些站着又背着孩子的妇女或男子在随着车的停停走走而颠来簸去的困境，并不会引起坐着的市民的同情而让位。我绝少看过坐着的人会让位给站着的人，经常地倒是我们这些外国人会让位。日本市民的屁股是很黏的，在车上更是一坐下就黏着了。日本人为何这样冷漠呢？

日本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日本儿童从小就竞争着进入有名的小学、中学、大学，进入有名的大学就等于前途有了保障。学校出来后在社会做事，又和同事们竞争，所争的又是个人的利益，在这种一生只为个人的利益而与人竞争的社会里生活，人必然会产生冷漠、无情、自私的观念。日本一般的市民

缺少互助心与同情心，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日本市民的愿意排队等车，这说明他们是有自律力的，但上班时间内每辆火车都爆满，上班迟到会受到责骂的事实，又把他们的自律破坏了。但我说的只是一般的东京日本市民，日本人民是有很多有正义感的，有思想的，有机会时我会对你谈谈一些好人好事。

1976年11月





## 参予感

下雪的夜，和朋友在咖啡座喝着浓浓的咖啡。玻璃窗外是鹅毛般的雪飞舞在七彩的霓虹灯下，这情景使人有凄清与邈远的感受。朋友是某大学的教授，原籍台湾，由于一点政见的关系，有家归不得，留在东京已十多年了。娶了日本太太，生了孩子，语言是不成问题，生活习惯也能适应了，就是感到寂寞，有「斯土虽颇美而非吾乡兮」的感慨。他喝了口咖啡，深深怨叹地对我说：“在这儿我没有参予感。”

参予感，我的心为之栗然。我想起屈原行吟汨罗江畔，形容枯槁，抱石沉江的悲剧。我又想起祥林嫂的屡被鲁四爷呵责，说她不干不净，这也不可动，那也不可摸，她只有楞在一旁，瞧鲁四爷一家热闹闹地举行祭典，最后饿死在像今晚下着的鹅毛雪的路上。

参予感，果然是不分时代与地域的，人若没有参予感，便很难有生活下去的乐趣。我在东京交了不少旅日的华侨，听了不少诉说被日本社会摒弃在一旁的话，但今晚朋友的这句“没有参予感”最形象地总括了客居他国者的孤单落寞，茫然的情怀。

“然而即使在自己的家乡也不一定就能有参予感的。”我这样对朋友说。

“是吗？”他有点惑然。

“象你不是不能回去家乡拥有参予感吗？”

“我？”他惘然若失，不知该怎样回答。

“有参予感的人是快乐的，幸福的，可没有参予感也不一定是坏事。但要耐得住寂寞，经受得起被遗弃的痛苦。如果我是大树的一片叶，我想到的不是与秋风共舞，倘若能带着深黄落在树根上，我就会释然的。因为我已为大地铺上了一点色彩。”

“你的话很有点哲理。”

“不，我有和你一样的感受，因此我能深深体会到你的苦衷。但我不悲伤，参予感是不能强求的，也不可以去乞求，在某种场合，我不能有参予感，我会埋头做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只要有人能赏识我做的事，我就在这儿获得参予感。”

“你的话果然有点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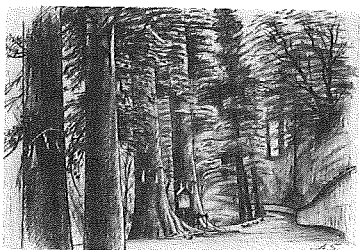
“我以为屈原的投江是时代局限了他的认识，祥林嫂的死是无知害了她。生活在现今的我们，要看到大方向，大目标，而迈步前进。”

“你说的对，那我们也该在风雪中迈步回家了。”朋友把咖啡喝完，这么说。

“走，这点轻风小雪算得什么。”

我们走在颇为寂静的东京的一角落的街道上，那飘洒鹅毛雪依然乱舞在凄清的街灯的光晕里。

1979年2月



## 怎么办

到奈良县的大和山去跑一跑，看一看大和山麓下疏疏落落的屋宇及屋宇前后萧瑟的野草，而能不感慨系之的有几人。

大和山是大和民族的发源地。远古时代的灿烂文化的盛况，却只能从史书的记载中去想象了。大和山的收割后的留在田垄间的稻草堆，那斑驳的褐色，配上灰白的从屋宇烟窗飘出的炊烟，要教人如何去追寻奈良朝的繁华。

我们来凭吊大和山的时节是深冬二月严寒里，那人情冷暖似的北风，凛冽地吹着我们。数株长青树立在远山上，几团灰云压在山顶尖，山脚下偌大的一片旷野，就只见歪歪倒倒的屋宇，竟然见不到一个人影。奈良的大和山，真苍凉很教人心酸。

在奈良的一个寂静火车站等候那半小时才一趟的火车时，来自香港的朋友竟嚷嚷地叫着说还是东京好。谁敢说他不。即或在这严寒暮冬里，银座的有暖气设备的咖啡座，除有香喷喷的咖啡供你提神外，那栽在盆里的绿，那开在昏黄光晕下的惨红小花，那轻妙飘逸的音乐，真把人带入诗境中去了。可在这凄冷的火车站，只见满地的纸屑，还有那一群群表情茫然的人们了。

“听说日本人很喜爱阅读，为何这儿的日本民众却惘惘然地，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爱动的这位朋友开口这样问我。

“爱在火车站或火车里阅读的日本人，据我三年来的观察，

只有住在大都市的才是如此。蛰居于偏僻地带或穷乡僻野的人，是只靠闲谈，或茫然地望着天来打发空闲时间的。其实也不只是奈良的穷乡如此，就是东京郊外的偏僻地带，你依然可以看到这样表情木然的人群。日本的所谓少数“精英分子”，都集居在东京。他们把财阀的目标高高的提着，一直往前跑，其他的民众，象这儿的，就莫名其妙地在背后跟着跑。人生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跟在“精英分子”的背后跑。这是日本，还有和日本一样高度发展的国家的特点，你说这不是病态吗？”

“那该怎么办？”

“我看至少该向这些惴惴然的人群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跑的原因。”

“可是要等大家都明白了为何要这样跑的道理后，才去做事，那不缓慢了前进的速度吗？”

“当然不是等大家明白了才去做事，如果一边跑一边教导大家明白为何要这样跑，那不是好多吗？”

“这话好象也有点道理，那为何不向民众解释呢？”

“如果财阀的目标是没有必要向民众解释的话呢？”

“奈良不只民众的认识水平较低，连火车也告陈旧不堪的。”火车来了，朋友转了话题，又在咕噜着。

“算了，算了，你把这儿的一切事物，都与东京的相比较，当然是看不过眼的。我带你来大和山的目的，就是要你知道日本也是有其落后面的。待会儿回大阪的梅田火车站时，我才请你在一间华丽的咖啡座喝咖啡，听音乐，让你回味回味在东京时的那种情趣。”

“那好。”朋友对我苦笑了一下。

破旧的火车摇摇晃晃地，拖着缓慢的速度在前进，窗外只见一堆堆晒干的褐色稻草堆，远远望去，象是水墨中的放小了的人家的茅屋，奈良的大和山呵，我要怎样去想象你往昔的丰彩呢？

1979年4月



## 纳凉会

时节渐入仲夏了，田中君打电话来闲聊时，这样问起我：“去看了盆踊了吗？”

“什么是盆踊？”初次听到这名词，我实在不明白盆踊是何物。

“盆踊可以说就是日本的土风舞，是日本人夏夜在旷野上跳的，用来预祝五谷丰收的一种舞蹈。在古时候，舞场的中央还摆了桌子以置放米野菜及其他农作物，农民就围绕着祭品在月光下跳舞。现在在都市的小巷举行的盆踊，却都没了祭品，但还是很好看的，你应该去看看的。”

我想起来了。前两天与妻及孩子们去散步时，我们就看到那两条小巷都搭了一个高高的露天台，我们当时还在瞎猜那是要举办义卖会什么的。

“哦，在我家附近的两条大巷都搭了一个高高的露天台，那就是跳舞用的舞台吧？”

“不，那是鼓手用来击鼓的台子。跳舞是在露天台底下的附近举行的。”田中君笑着说。

“哦，那我注意演出的日期，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不然这样吧，这礼拜六你们来我家用晚饭，饭后我带你们去看在我们家附近举行的纳凉大会，也就是盆踊大会。”

于是我们在田中的家中用晚餐，又喝了几杯日本酒，已是

晚上七点，可日本的夏天的太阳的斜晖还和昏黄的街灯争亮，我们一群八人就漫步在灯光与残阳的斜晖里。

远远就听到撼人心肺的激越的鼓声，渐近舞场时，但见万人空巷，那平时能通行车辆的小巷，人头攒动，灯光灿烂。那插在街灯柱上端横出的小铁管的塑胶小红樱桃，夹在同样可以乱真的椭圆形而两端呈尖状的绿叶中，在灯光下摇摇晃晃，实在动人极了。

鼓手把鼓击得冬冬响，他自己似乎已沉醉在鼓声里去了。录音带播出的音乐，带着传统日本歌谣的特有节奏，很是悦耳动听。我一向总以为日本人是个悲剧色彩很浓的民族，这种近乎错误的想法，是来自我平日从电台或电视听到的日本名歌曲，总带有那么一点伤感的音调。还有，日本人的爱自杀的作风，也加强了我这种想法。但今晚在这小巷一听那洋溢在热空气里的欢乐民谣，我深深地体会到日本的劳动民众是很乐观的。那简单但欢愉，重复但不累赘的曲调；那模仿劳动的动作，但又经过艺术化了的舞姿，既干净又利落。一投足，一弯腰；一侧头，一摆手；一耸肩，一瞅眼；都是那么的自然与易学，却又那么富于舞蹈的优美感。很多观众都加入舞队中去了，真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

“好看吗？”田中问我。

“好极了。我现在明白了，日本人为何没有在现代化中迷失自己，因为你们保存了民族文化的精华而不是糟粕。”

“我们到别处去走走吧。全部的节目都演完了，接下来的舞蹈是重复刚才跳过的，我们去买点东西吃吧！”

“实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艺术。”我一边走一边说。

“纳凉大会的特色是那股洋溢在人们心中的快乐感。你刚才不是看到了吗？每个人都那么欢畅，活泼地在跳舞；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拍着手和着节奏，这就是一种快乐的表示。”田中君解释说。

真的，日本的夏天是比故乡的更闷更热的，太阳升得早，

又落得迟，整天都没有风，湿度又高，浑身黏腻腻的。晚上较凉快点，但若呆在家中，是很烦躁的。日本人在夏夜举行纳凉大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大家可以借此消暑。

我们跟着缓慢的人流走在两旁列满卖小食的小巷里，洋溢在热空气里的那种热闹气氛，大概只有故乡在演街戏时的那种场面，才足以媲美的。

现在是严冬了，窝居在家里已有三个月的小女儿，每当看到电视中播送的类似盆踊的舞蹈时，总嚷嚷地说又要到田中君的家去看纳凉大会，去买那一百日圆一粒的糖果吃。

窝居家中的滋味，别说孩子，即使我也感到苦闷的。冬的严寒，又使我想起盛夏的纳凉大会的情趣，今年的盆踊，我们大约也能看得到吧。但我们终须得回故乡去的，到那时，我真不知道我们会怎样怀念日本的盆踊呢。

1979年4月



## 深造去

仲春，周末的下午。我独自坐在高耸建筑物后的一个小公园里。建筑物前的大马路的车声，在这小公园里是听不到的。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春风带着点寒意，时时吹着我的脸，教人精神舒畅。日本孩子们在玩跷跷板，荡秋千，攀登假山，很是快乐。在秋末，被砍去枝干的不知名的树的枝桠，这时都吐出了新绿。一群灰鸽，在低空盘旋又盘旋，有几只就停驻在这些围绕着公园周边而种植的树的枝桠上。

我真的沉醉在这春风荡漾，新绿吐香的公园里。仲春的东京的公园，真如一大池醇美的酒似的，令人心旷神怡。这样的情景最适合人思考一些平日里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就在想该怎样回答挚友金君来信提到的一个问题。金君的信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自京都岚山一别，又是半年多了。我在这儿一切都好，欧洲的天气比日本的更冷，现在已是初春，我外出时还得穿外套，有时天下着雨，下着下着，竟变成雪了。东京的冬天却只能看到二三回雪，一入春，天气就转暖了，再也见不到雪影了。来欧洲半年多，最大的感受就是：所谓高等学府的研究院，照我看只不过在利用学生的研究成果，来了解第三世界。当他们对第三世界了若指掌时，就会制定一些策略来驾驭我们，这是谁的损失呢？”

金君是我的同事，七年前我们一起被某日本大工厂吸收为高级职员，又同时于去年被派来东京接受技术训练。去年秋天，当我们去大阪的分厂参观时，两人趁着一个周日的空暇，溜到京都的岚山去逛了一趟。十月的艳阳天，天空高得连一片云都没有。岚山的枫叶红似火焰，倒映在峡谷间清澈见底的涧水里，配上被水流刷洗得玲珑透明的大小石块，和那开放在悬崖上的嫩黄花朵，把十月的岚山装点得如画般美。两人竟在岚山上溜达到萧瑟的晚风吹拂时才下山，又到岚山附近的一间挂着红灯笼的富有日本情调的小食店去喝烧酒吃烧鸟，直到半夜才回旅馆。我们在日本都受了许多闷气，觉得与商人周旋只有浪费我们的生命。当晚两人又把那瓶带回旅馆的日本酒打开，边喝边谈，直谈到凌晨五时多才入睡。过后一个月，金君毅然辞职去欧洲，剩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在东京受闷。但想不到金君对深造又另有见地，似乎说这也不是条出路，我收到来信是三月初，初春的嫩寒和仍然萧瑟的春风，实在教人提不起劲来复信，几个朋友又时常来约我去吃河豚与喝烧酒，仅有的一点闲暇，又花在啃些有实用价值的书上去，二三个月来，文学的书是一本都没有看，华文也似乎陌生多了，自离大学以来，整整七个年头，东走西窜，结果一事无成，于此才知道生活无情，你爱文学，便只有绝路一条。有时清晨起来，到附近的大公园去跑步，停下来时，看到一长排的树，光秃秃的片叶不留，就有种凄凉感涌上心头来。再想起远在西方的孤零零的金君，又觉得很是内疚，几时总得抽空给他回信的。

现在是四月下旬了，坐在这小园里，看到万物在春风里的活跃象，我似乎悔到一点道理，便这样回了金君的信：

“到先进国去做研究生，而竟成为提供人家资料来驾驭我们的人的帮手，这是不幸的。但你既有这种超人一等的见解，就证明我们不会永远受人欺骗。人家出一张纸，我们提供资料，这代价是太大了。但不可因噎废食，西方的那一套科学的治学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趁你在外的时间，努力钻研他

们驾驭第三世界的秘密，这样就不会损失太大的。蛰居故乡，是会易于囿于成见，而不能从较高的角度去看问题，剖析问题的，努力钻研下去吧，你回来后对我们的社会该会有所贡献的。

今年的东京的冬天颇暖和，只下三次雪，春又来得早，四月中旬，樱花已飘落完了。接着下来的月份，是绿树的世界，与故乡景物一样，没什么好看的。十月就会有红叶，岚山的景物依然在我记忆中隐现，但孤单单一个人，就没再去的意思，年底冬来后，雪飘前就回故乡，而后大概会踏踏实实做点认为有意义的事，长久飘泊，终非善策。再谈。”

信写后，心情轻松多了，便踱步到公园邻近的餐馆去吃那香喷喷的鳗鱼饭。



1979年5月



## 浅草寺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有两句诗：“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道尽了江南早春景物的朦胧美。但若用这样的想象去猜测东京的浅草的美，却要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的。浅草的美全在于它的红灯笼散发着的光的吸引人，走遍整个浅草，你几乎连一根草都找不到，更何况说乱花与马蹄呢。

浅草是以偏概全的一个称谓，它只指由雷门通向浅草寺的那一条狭狭的商店街，而忽略了浅草实际上是一个小市镇的通称。走出了地下铁浅草火车站，往前走三十米许，便是雷门，一个古色古香，类似牌楼的拱门。拱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笼般的高架，架上分别置放着一个火神与风神。拱门的中间由横楣悬挂下来的是一个高达一人身长，宽有二人合抱之谱的大灯笼。站在大灯笼下，放眼前望浅草寺，教你惊叹的不是寺庙的庄严或壮丽，而是通向浅草寺的那两排长达半公里的，挂在那一间间小商店的屋檐上的红灯笼散发着的光彩。小商店贩卖着的工艺品的精巧，民族服装的鲜艳，民谣酿造出的气氛，游人的喧哗，和着灯笼散发着的柔和的红光，真把浅草点得象仙境一般美。

游浅草的最佳季节是乍暖还寒的暮春，要在梅雨来前的黄昏去，那时节夕阳下山得迟。傍晚七点，灯笼亮了，夕阳的残红贴在这半公里长的清一色的灯笼上，把景物衬托得更玲珑透

明了。你就从浅草寺的烟幕中向雷门看过去，灯笼散发出的红光给你一种无穷无尽的美，这种美就一直把你带入诗境中去。

便是这样的一个暮春的黄昏，田中与我刚刚从浅草寺看了那由无数灯笼幻成的红光的美，此刻正坐在寺旁的一间小店喝啤酒。天下着丝丝的雨，暮春的晚风携着雨丝及寒意掠入小店来，仗着三分酒意，田中喋喋不休地发起议论来了。

“沙雁君，我问你，浅草美在哪儿？”

“在灯笼。”我立即回答。

“你只说对了一半，浅草美是因为它座落在日本，而不是在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建筑物，这样的灯笼，只有出现在穿着和服的人群中，在日本民谣的荡漾里，在雷门与浅草寺的拱托下，才显得美。”

“这些话也言之成理。”

“何止是言之成理，这就是真理。你读过俳句吗？你读过川端康成的雪国吗？”田中一边为我倒酒，一边追问我。

“我读过一些英译的俳句，也读过华译的雪国。”我呷了口啤酒这么说。

“这样你就只接触到一流艺术品衍出的二流复制品。”

“但我的日文不够程度，不能欣赏原文的俳句或雪国。”

“你看过“能”吗？你看过「歌舞伎」吗？”田中又换了题目。

“我没看过“能”，但看过「歌舞伎」。”

““能”与「歌舞伎」，还有俳句，还有雪国，还有诸如此类的美的艺术品，是只能用日语去创造，去欣赏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认为每一个人如果能先学好自己的母语，再去学其他语文，你就会发现你的母语的一些弱点，而其他语文的优点，却正好能补足你的母语的弱点。譬如我就常常觉得日语的把受词放在句前而动词押后及主语省略的用法，还有形容词的有过去型及动词的有规律性的变化，能使我克服华语的某些句型的呆板，或某些词句虽有朦胧美却不够明

晰的弊病。”

“你是否认为每个人都一定要学其他语文？”

“那倒不一定。”我与田中来往颇有时日，深知他是个民族主义思想相当浓的人，他的问话有时是会偏激点，但不会流于无稽的。何况他现在又有几分酒意，自难免会有点激动。我决定好好与他谈一谈。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先学好自己的母语，先学好这种对自己最方便思考的语文，然后再去学其他语文，才不会沦为一个什么语文都搞不通的怪物。”

“我就没看过一个美国人用日语写文学，或者一个日本人用英语写俳句或能的剧本。”

“除了少数已丧失了母国文字的非洲人，得以英语或法语写作外，有母国文字的人还是得以母语写作的，因为文字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学更是文化的一环，以别国文字来写经济或政论的文章是可以的，但写文学作品就不是味道了。”

“你刚才说你看过「歌舞伎」，你喜欢它吗？”田中的香烟头就快烧到他的手指了，他却还不知道，只侧着头问我。

“先掐熄香烟”我把田中手指的香烟丢在烟碟里，再说：“歌舞伎”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可以发展下去的。那充满民族色彩的演员的服装，那既有古色古香的余韵又有调和气氛作用的布景，都应该保存下来的。那一投手，一顿足，一摆头，一耸肩，一瞅眼，这些动作都很优美，都应该发扬下去。但「歌舞伎」的内容是太过腐旧与简单化了，还有“能”的必定要涉及鬼灵的公式，都是应该改革的，保存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在形式上收集一些臭铜烂铁为目标，而是要吸取其精华并加以发扬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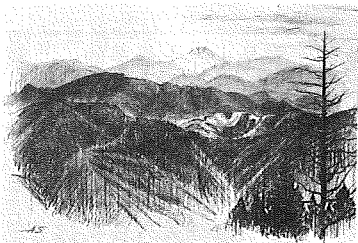
“我觉得日本文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你看那灯笼上的平假名，还有那招牌上的片假名，还有我们从中国借来的汉字，这些一凑合起来，多姿多采，多美呀！”田中是有点醉了，他竟在付了酒钱后，又拉着我倒走回去看浅草的灯笼的景致，又

喋喋地在人群中嚷嚷。

“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说他的文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我附着田中，因为微微的细雨的确为那半公里长的灯笼平添上一层诗意，因此当田中哼起「东京音头」时，我也禁不住和他哼，我们都沉醉在暮春的微雨中的浅草灯笼下了。

1979年8月





## 生命的洗濯

“这就叫做生命的洗濯。”中泽手握着长竹竿，把钩勾远远地抛到河心去。随手抓起两三粒花生放在嘴里咀嚼又咀嚼，又喝了一大口啤酒。

“生命的洗濯”这名词对我很新鲜。我沉吟着，在寻思它的含义。

“风君，你每天都忙着工作，忙着读书，一点休闲的时间也没有，这会闹出病来的。今天是礼拜，你应该痛痛快快地消闲。多喝一点酒，少想些问题，这样你明天就会有更好的精力去应付新的工作与难题。衣服要洗干净，穿起来才舒适；生命也要洗濯的，这才会活跃，这就是生命的洗濯。”中泽滔滔地向我解说：“你看，这河水多清澈，这阳光多温暖，那杨柳多风姿绰约，这些景物是能把你的烦闷洗清的。”

我随着中泽的手指远望去，诚然，这条流经东京郊外的无名河的景物，在暮春的夕阳照耀下，着实引人遐思。暮靄渐渐自河的尽处拉拢来了，夕阳把残红映在河心上，闪闪发黄光。河的尽头两岸尽是随风摇曳的杨柳，由河面蒸发上来的烟雾把杨柳抹上一层朦胧。在繁华的东京生活了将近四个年头，真的从没看过这样美的自然景物。河水的流逝牵动了岸边垂下的水草，仿佛把我久已僵化的头脑摇醒了。我忽然醒悟到自己为了生存，曾多委屈把那些烦燥的资料硬硬塞进我的脑袋，而致忘

却了生活的美与意义，这是多可惜的事。中泽说的对，生命是要洗濯的。

“可是你是生活在一个单一语言的国度，你不能了解为了生存，有时我得把生命的洗濯时间，用在学习别的语文上。”我想想又似乎觉得自己这么忙碌，也有自己的理由。

“那你就不要去怀想你的故乡了，就在这河边垂钓，快快乐乐地过你的日子。”中泽笑着说。

“那怎么可能？是人都要有故乡的。”

“故乡，故乡，什么叫做故乡？”

“故乡有你怀念的山，的水，的一切事物。还有关怀你的人，还有使你关怀的人，是人总该有故乡的，只有在故乡，我才能更好地工作。正如大树要长在泥土里才能壮大，才能撑荫；人要在故乡才能发挥力量。我真的想回故乡了。你知道我多激动与伤心，当我看到一批批的难民在破船上漂流；我并且由此知道故乡的可贵。一个人只有在先保存故乡的前提下，他才有可能去计划一切工作的内容。”

“风君，你似乎很爱思考问题。但生命是可贵的，别忘了要时时给它洗濯，刷新。”中泽一手拍着我的肩膀，一手又为我倒酒。

“我了解生命的洗濯的重要。象今天我喝这么多酒，坐在这谧静的河边垂钓了这么久，看了这么美的自然景物，我的心情实在是很舒畅的。天快向晚了，我们得离开这河边了。下次我会再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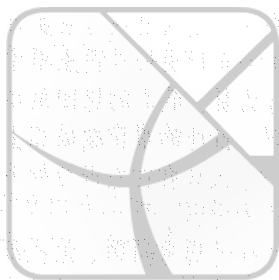
“那我们再去附近的酒店喝酒吧。”

“不用了，我知道你今天很兴奋，但酗酒并不是很好的生命的洗濯方式吧。秋凉后，我们再来这河边垂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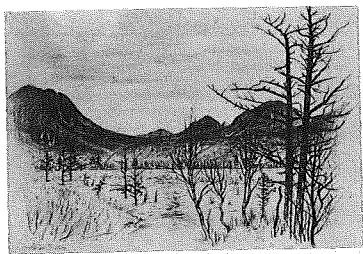
我一手搭着中泽的肩膀，中泽也一手搭着我的肩膀，沿着河畔慢慢向火车站走去。下弦月已在河尽头的山巅露出，几颗星星倒映在河面上，风起时，河面便发出象银器反射出的激光。在中泽的歌声中我上了火车，只有他哼的那首思乡曲「北国之

春」的优美而略带苍凉的旋律，教我想起故乡来了。

这是今年暮春的事了，中泽邀我到他家喝酒，之后又到他家附近的河边垂钓，此刻夜阑人静，身在五千多公里外的初夏的异乡眺望远处高耸建筑物的朦胧灯光，一缕乡愁又来袭。「二泉映月」由小提琴拉出的声韵凄清而婉转，一弦弦地扣住我的心，我真的能忘却故乡么？我能就这样一生消闲在异乡的平静的河边垂钓么？若然，我就不会时常忙得连生命的洗濯也没时间。但异乡的这夜既是这么的平静，我就不妨让「二泉映月」的呜咽来烫平我的愁绪。对中泽来说，这或许是另一次「生命的洗濯」，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1979年8月



## 啤酒花园

仲夏的黄昏，苍茫的暮色就象柳絮飞满了整个京都，夕阳独欲隐还现在西边的那个山头，把那一角映照得黄澄澄的。与石川喝下两大瓶生啤酒，用微醉的眼看这略带朦胧的景色，身在异乡，不期然就想起“日暮乡关何处是，江上烟波使人愁”的诗句来。

日本夏季的青翠，原本与故乡的景物相仿，但岚山巅树木的青翠欲滴，涧水的清澈可照，与平曲桥的逶迤，小舟荡清水的悠闲，加上寺庙的古雅，佛像的金碧辉煌，庭园的梦幻般的清幽，又真教人有点不愿归去。

我和石川就这样闲坐在京都火车站畔一座高耸建筑物的顶端，一边喝啤酒，一边浏览暮色下的南下北上的新干线，浸淫在朦胧里的东西本愿寺。这儿是建筑物的顶层，平平坦坦的，春秋冬是供文员们午饭后来玩玩球，做做体操的场所，现在是仲夏，天气炎热了，屋主就移来一些热带的植物，四周用电灯泡装饰起来，设置一个柜枱，在那儿卖起啤酒，就叫这做啤酒花园。

啤酒花园在东京盛夏时，也处处都是，在万家灯火下看东京的夜色，就会有胜似天堂，何似人间之感，这与在京都的迟暮下，看京都的风物所兴起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京都到底是古都，十字型的街道，完整无缺的古色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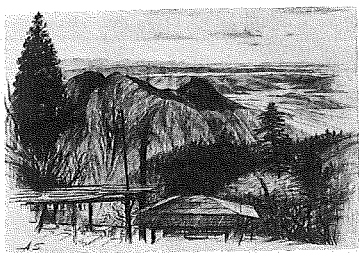
香的低矮屋子，五步一小庙，十步一大寺的格局，最宜在黄昏时刻，由高处俯瞰。

然而不是说在东京或其他小镇的啤酒花园，就没情调可言。在东京的啤酒花园，以惺忪醉眼看夜景，你该会兴起荣华富贵，瞬息消散，人生在世，应该尽欢。在京都的啤酒花园，在薄暮时分看景物，你该会想到人生短促，然而文化悠久，风流人物，尽可随浪涛而去，文物国宝，却可供人永远欣赏，若能从事文化建设，人生未尝不是没意义的。在小镇的挂满灯笼的街边啤酒花园畅饮，带着微醉的步伐，加入盆踊会队伍中去的那种兴奋，在兴尽归来后，你就会觉悟到粗茶淡饭，与世无争的逍遥生活，未必不是人生可开拓的另一佳境。

不过不同的是，在东京的感受颓废点，在小镇的又过于消极，想来想去，还是在京都的畅饮，既可放肆地誉议高官达人的无聊，又可高谈阔论文化的灿烂，这似乎较有意义。

八月在日本特别炎热，想起豪饮啤酒的那种痛快，那份情调，那种优美的想象，要不是乡愁的撩人，我真的想，倘若有本事，不妨在京都终老，我记忆中的石川，此刻料必在京都高楼的啤酒花园畅饮啤酒吧！

1979年8月



## 大小餐馆都是诗

掀开布帘屈身而进，在木板上左转右拐，先是淡淡灯光照在清清水上的反光吸引着我，接着有树影婆娑的低矮树丛，在夜里吐放鲜花的花树捉着我的视线。在悦耳的日本乐曲酝酿着的情调里，我进入了典型的日本餐馆。席地而坐后，就有女招待在我面前的矮桌上放下一杯清茶。茶杯是圆长柱形的，设计古雅，拿在手上称手，我就慢慢啜着热茶，慢慢看着菜单。

吃日本菜，不只是为口福，也是为心灵。天妇罗、寿司、铁板烧、好烧、四季便当，都讲求色彩的调和，吃时的情调。先来的正菜，固然摆得很艺术化，即使是辅餐的饭，那一小碗黏磁磁的饭是雪白的，一小碟的腌菜，黄瓜呈青色，白菜呈淡绿色，萝卜片则呈黄色，碗碟的小巧玲珑，色彩的协调，辅餐的色彩的诱惑，常使我原本饱了的肚子，也兴起食欲，在这样的餐馆吃饭，乐趣是从容不迫，可以把一日操劳后的疲乏弹扫干净净。

然而这是清静的餐馆，倘若你爱热闹，就不妨到串烧鸡肉店去吃，日本人叫串烧鸡肉为“烧鸟”。烧鸟店都挂着红灯笼，红彤彤的灯光，在深秋或严冬，显得特别温暖。这是大众化的食堂，你得拉开喉咙讲大声话，但东西很可口，颜色也好。在烧鸟店不单可吃淡黄色的烧鸡肉，带点焦黑的鸡皮略略呈白色的鸡手，还有褐色的鸡肝鸡胃，白色的长葱的茎部，黄色的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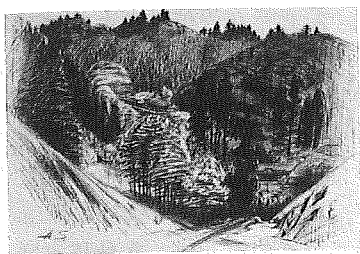
果，青色的辣椒，你可以喝啤酒，不过最好喝日本酒，较有情调点。半醉时，你可以骂你的上司混蛋，绝对没有人会打你的小报告，要是你胆小点，你应该加入隔壁桌的人，帮他们骂他们的上司。这儿没有优雅但有情调，这儿是小职员发泄鸟气的地方。鸟气发没完，在醉眼朦胧中，他们会在小巷小便，把鸟气放出去。

日本的拉面也很不错，站着吃，在火车站畔，是肚子不太饿又不可不吃的严冬时候的佐吃，一碗下去，通身温暖，只有一小片肉，有葱丝，喜欢可加个蛋，不贵的，这样的拉面，在一些寺庙食堂里也卖，不过小片肉换为豆腐干，更为清爽。

日本的小食很多，清烧章鱼，在北风呼呼下边走边吃，很有风味，除有点奇味的类似我们的茼蒿的调味菜丝和包菜外，什么都没加入的炒面，坐在春风料峭的树下吃，最为过瘾，日本式酿豆腐，和着啤酒，在有篷无门的浅草野店吃，别具情调。甜品更是种类繁多，圆形的，长方形的，扁形的，四方形的，一位香港朋友，在日本与我共住两周，有整十天都到银座去吃甜品，叹咖啡，甜品最令人消魂的时刻，是在泡了几小时的温泉浴，在喝了一杯日本涩涩的茶后，肚子骤然饿起来时的佐食。

倘若你不摆架子，那在樱花盛开的四月中旬，你可以买根烧玉蜀黍，在樱花缤纷的上野公园的人群里，边走边吃。日本的玉蜀黍是改良特种的，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我还没吃过这么香甜的玉蜀黍，贵是贵了点，一根三元新币。

1981年8月



## 樱花时节游庭园

要阴晴欲雨的养花天，从人工湖畔才高过人头的枫叶树丛望过去，湖的那面的那座古色古香的日本建筑物的幌动人影，就似梦中般的朦胧；那朗朗的诵经声飘在湖面，和微风牵动湖水的涟漪，就使人不相信这会是人间。沿着湖的出口处的堆砌着的大石头走过去，水的清澈和荷花的芬芳，总教人要一步一留念。来到曲桥，倒回去看湖畔的枫叶，还有枫叶后面的小丘，秋来这儿该是个诗情荡漾的世界。京都的庭园不只一个，平安社的独独教我缅怀，岁月渐渐冲淡我对她的风姿的记忆，依稀里只能勾勒出这么一点韵致来。

然而兴福寺的倒影却明晰如在我眼前，呦呦的鹿鸣，不能给我予什么回忆，五重塔映在浊水湖中，湖畔那几株撩人情思的柳丝，湖畔那间飘着“冰”字旗的小食店，站在这边望那高耸的五重塔，那塔的倒影，在这赤道的夜里想起来依然能给我清凉与凄美的回忆。

然而桂离宫的天之桥的缩景，咫尺乾坤中就有花有树有湖有山，庭园艺术在这儿才见其功力。月波亭，右看月亮停在比池还小的海的朦胧，左看红叶长在比土堆还低的山上。庭园进口的门象倒放的“八”字开着，据说这样看来庭园会比实际的深与阔，步桥造得有点向右弯即是指津，石头横斜摆，据说每迈开一步景色就换。

东京的庭园以新宿御苑为最，四月樱花的缤纷不去叙述了，那弯弯曲曲浅浅的湖，在春夏秋去看，树的绿，花的艳，水的清，灯塔的古雅，在柳丝缝里看游人游曲桥的逍遥，人生在世的快乐，这也算是其中之一了。不过，京都的庭园历史的情调浓了点，宜在阴天里仔细看，慢慢咀嚼，方能回味无穷。东京的开朗点，该在阳光明媚里观赏，才可兴趣无尽。

鎌仓八幡宫前的那条植在马路中央的樱花道，在秋风肃瑟里走着，两旁尽是古朴的建筑物，眼前一望无际的淡黄樱花叶子，黄叶尽处便是耸立在小丘上的八幡宫，要是在春暖花开的四月，这儿该是幅落英缤纷，游人如鲫的盛景。

游日本的庭园，心情要散漫，最好能先读点芭蕉的俳句，至少也该有点中国诗词的根底，或欣赏水墨画的鉴赏力，这样就能丰富景物映入你眼帘的多彩。单单懂得一点英文的皮毛，就会象刘姥姥入大观园，误把潇湘馆的竹丛当作炊饭用的柴的。

想起三岛由纪夫描写金阁寺夜雨的那段景，就联想到若在飘洒细雨的前半夜，能撑伞从湖的那边眺望教徒在灯下诵经，那朗朗声和着细雨织在湖面那片朦胧，能不是幅水墨画么？可惜这到底只是想象，我还没机会有这样的经验。



## 横滨何所恋

横滨的山下公园并没什么吸引人的，樱花即使在仲春盛开，也比不上靖国神社，新宿御苑或上野的灿烂。海港的可望范围又比我国的小，经常只能看到泊在港湾的一艘供人参观的大船，即使坐小游艇出去环港湾一圈，也只能看到几艘油槽船，孤零零地横在海面上，冬季里天气一冷，水面就凝滞着，象老人的脸一样有皱纹，北风又很冻，实在难教人在海滨久留，但人在异乡羁留，一看到海港，就有如临故乡之感，我的经常到山下公园去散步，大半是为了排遣乡愁。

然而横滨也不是没有令我怀念的，中华街的周日或节日的黄昏，就很有气氛的。原本就漆上黄色红色的路灯柱，在夕阳的映照下，一盏两盏的街灯亮了，就把半公里长的，两旁尽是餐馆与杂货店的中华街，装点得辉煌灿烂。在这样的情景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你既使漫无目的地跟着人群走，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更何况走厌了，你可以走进书店里去浏览中文书，在这儿的小巷里，你可以买到比我国便宜的，据说是从长江运来的鲳鱼与黄鱼，也可以买到在东京买不到的茭菱、苦瓜、真正的菜心而不是日本的“小松”。

有时嘴馋了，就买半公斤的烧肉，烧鸭或叉烧，或卤味，回家送酒，再不，也会买一大袋罐头菜心，罐头回锅肉，腐乳，虾米，米粉，冬粉，木耳，金针，总之，中国餐的一切用料，

在这里应有尽有。

在节日里，要是来得是时候，还可以看到舞狮队一路逐家逐户舞下去。中华街的房子都是二楼的，红包就从二楼窗口垂挂下来，妇女及小姑娘就从二楼窗口观看舞狮队及人群。锣鼓声夹着爆竹声，那情景就如我在电影中看到的庆元宵的气象。

大概就因这样的情调，我在日本的五个农历新年，都是和一群留学生或技术受训员，到横滨的中华料理店去庆祝的。全日本据说只有一万多名华侨，多聚居在横滨与神户，除老一辈的能说点华语，第二代只能讲日本话，一切风俗习惯，也都依日本人的，新年不用说也是和日本一样过阳历新年，只有我们这批从新马来的，才在庆祝农历新年。然而，餐馆的命名却是很富有中国风味的，例如重庆饭店，白居易楼，广东饭店等等，还有一间也叫重庆的专卖中国甜品的店铺，二楼还有间喝茶厅，曾和朋友上去喝过一大杯碧螺春，每杯新币六元，贵是贵了点，但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品茗淡绿淡绿的中国茶，在日本来说，确实是难得的乐趣。真的，出国前回来后，我都不喝中国茶的，因为觉得这太平常，但在不容易看到中国茶的日本，碧螺春对我来说，却似乎特别芳香呢。



## 七夕在异乡

在日本我才意识到七夕竟是这么吸引人的一个节日。在家乡，我但知道老人家在七夕祭拜时，只用几朵鲜花，一盒粉，一根针穿着线，时代邈远了，记得不太清楚，仿佛是祈祷织女保佑女孩子长大后，既美丽贤慧又多才多艺。

日本庆祝七夕却全然不是这样简单的，七夕的前几天，电视台就在介绍今年的七夕是如何地热闹，庆祝的规模有多大，七夕那天的天气是晴还是雨，应该怎样搭火车或乘汽车到现场观看庆典。

七夕的那一天一到，平冢的火车站塞得水泄不通，从东京南下的，从横须贺北上的，人人都在平冢下车，一出月台，真是寸步难移。我在东京挤过火车，整个人几乎给人家架空到双脚踏不着地。然而一出月台，你就可以呼吸了。平冢的七夕，却不是这样的，你出了月台，就只能看着你自己脚下的那么一点地，前面都是黑压压的人潮，一趑一趑地走出火车站，往前一看，在水蓝色的，水红色的，淡绿色的，淡黄色的，深紫色的绢或塑胶纸做成的大灯笼，维肖维妙的西游记人物，十分逼真的童话人物底下，还是黑压压的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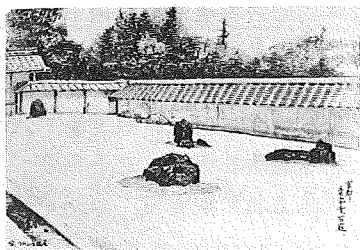
随着人潮走，街边的两旁尽是些卖零食的摊位，也有卖小金鱼的，卖玩具的，一样平平常常的玩具，在这洋溢着节日气氛的街边，就显得特别吸引孩子。

站在商店街望过去，七彩缤纷的塑胶纸做的灯笼下，薄薄长长的灯笼须在迎风飘荡，象柳丝一样轻盈，粉红色的灯笼，淡黄色的灯笼，浅蓝色的灯笼，竹绿色的灯笼，浅紫色的灯笼，黄昏来了，晚风吹散了仲夏的晨热，夕阳的余晖和灯笼散发的光映成一片，这样酝酿出的朦胧诗情，真教人有种凄清的美感。

远远近近的，尽是晚风飘来的串烧鸡肉的香，清烧章鱼的香，油炸面粉饼的香，不用说日本音乐弹拨出来的情调，更无须五彩灯光洋溢着的情调，单单在车辆不能通行的马路，与鬓香衣影的人群作消遣式的漫步，那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了。

快乐有时是由于感染而来的，感触多半源于外界景物的挑动，独独在这庆祝七夕的薄暮时分，你会有感触来自内心，而快乐是发自体内的错觉。

日本的七夕是阳历七月七日，我看的那年的七夕是六月上旬，斜靠在东京天空的上弦月当然没令我想起故乡在今夕也庆祝七夕，但平冢的七夕的盛况却缭绕在我脑中，直到在这赤道的故乡的夜里。



## 那令人神往的雪花

还没到过温带国度时，我从卖火柴的女孩冬天里遇风雪去想象雪的可怕，因此一到东京，我对还没看过的雪就有一种恐惧感，直到严冬二月的一天中午，在有乐町走着，天蓦然阴沉下来，下起飘飘洒洒的毛毛雨，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毛毛雨不久就变成鹅毛雪花，飘落在身上，全然没能觉察到，抓在手上，随即消融掉，于此才恍然大悟，下雪原来是这么诗意的一回事。

下雪的可爱，全在感觉上的气温比没雪的冬天的温暖。若雪下的速度快而又不重，人在周遭迷迷蒙蒙的雪景下走，眼前的苍松翠柏都盖上了一层白白的雪粉，那简直就是梦的境界。夜里踏着尚未融化的雪去看芭蕾舞演出，看完演出，从有热气设备的剧场出来，骤然发觉天又下起雪来了，在冰冷里振奋起来的那份精神，到家门时发现门口赫然堆了半公尺高的积雪，进门上了二楼一看，屋子四周亮晃晃的都是积雪的反光，人在这时真的不能入眠，若不拥被读几段有性灵的文字，真是辜负了这良宵美景。

日本西部山区的雪我没亲身体验过，但从电视台上看行人在一公尺多的厚雪堆里蹬蹬蹭蹭的，就能想象山区的积雪不化，走在其中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情趣。东北地区的雪，我在一部叫“从遥远的地方来，为了有记忆”的影片中看过，以产美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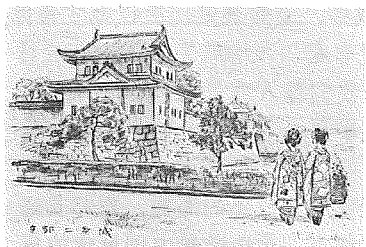
名的秋田县的雪景，在一群年轻师生的活泼生活的映照下，我除称赞秋田的雪景是诗外，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容词了。

北海道的雪景，我在“雪国”这影片中看过。端川康城能写出这么凄美的故事，就注定它非发生在白雪皑皑的背景下不可。在日本羁留五年而竟没能上北海道去看雪景，这是此段生活的遗憾，而后若又不能重游日本且上北海道看雪，那就是我此生的遗憾了。

但飘雪中撑伞游山，我却是有过这样的经验的。一座原本平平凡凡的高尾山，在积雪的点缀下，竟能给人予超尘脱俗的消雅感。高尾山的庙宇，那上庙宇的多少个阶级，几多株枫树，多少棵杉树，我几乎都能背得出。这样平凡的山，在雪景里，就铸出诗情来了。真的，一把平平常常的黑雨伞，在皑皑白雪的映照下，只要任何人撑着，站在通向小丘上的红褐色的庙宇的石阶上，庙宇两旁的在雪堆里显露出的青翠野树，雪花就象鹅毛淅淅沥沥地急落着，在这样的情景下拍摄下来的照，能不充满诗情画意？

最教我难忘怀的是，在北风呼呼，雪花飘洒的夜，有几位朋友来了，是撑着伞来的。于是大家围在灯下吃暖炉或铁板烧。喝下几小瓶日本酒后，话题也渐渐多且投机了，窗外的雪，越下得大了。不用回去了，在一小座煤油火炉下，大家半醉半醒着，继续那不着边际的话题。窗外越来越亮，雪堆得很高了，北风呼呼在响，谈着谈着，就这样入睡了。明晨一醒，天却晴朗了，屋檐上的积雪滴答滴答在融化了。但这只是东京的雪，才如此快融，东京一整个冬天，也只下那么三两回雪，因为少又不太厚，在易融的同时，也就显得特别珍奇。北海道的冬，却是常常有雪的，又下得重，若在北海道住，雪会不会使我这么怀念它，就不得而知了。

1981年9月8日



## 长崎下着缠绵的雨

长崎的令人缅怀全在一个“怨”上，飞机在低低地准备降陆时，机场周遭那几座青翠的小山，那蔚蓝得近乎于绿的海面，就使人要兴起凄怨的情绪来。汽车一离开筑在海面上的机场，通向细细长长的桥，进入郊区，细雨纷飞中，映入你眼帘的，是路两旁长十多公分许的青绿的秧苗，是偶而出现在田野间淋雨的白鹭鹭。在烟雨中前进着，蓦地在马路中间展现一长排一望无际的叶子呈心形的无名树，叶子是绿色的，但每棵树绽开的小花，却深红得象枫叶，这一系列展现在微雨中的色彩，又由这色彩与雨景酝酿出的迷蒙情调，你就能明白，为何那首曲调哀怨的“长崎今日也下着缠绵的雨”的歌能长久流行。

长崎市内的格调与香港太平山一带的很相似，古旧的有轨电车满街跑，狭狭长长的马路两旁都是高耸的建筑物，还沿着山坡一直伸展上去，然而一登上小丘的蝴蝶夫人馆，从那儿俯瞰长崎海港的迷蒙，蝴蝶夫人哀怨的故事，又为细雨在海面织出的冷清添上一层愁，这种因着历史情调而来的兴叹，却不是远望香港海面所能有的。

夜的长崎的情调全在小巷的饮食店中，中华街是比横滨的小多了，不用走几步就走尽，但小饮食店的悠闲气氛，却不是横滨或东京的所可比拟的。那夜我和两位日本朋友逛进一间小酒店，卖酒的那位徐娘半老的老板娘竟然和我们坐了老半天，

还哀哀怨怨地诉说她丈夫的不成器，滥赌懒做，所以她才得抛头露面来卖酒，说着喝着，也就拿起“米格风”唱了一首流行曲“花街的母亲”，歌后还邀请我们每人都要唱一首歌，在微醉中的盛情难却下，我竟当真生平第一次用“米格风”唱一首流行曲。

踉跄着回到旅馆，从房间遥望船火摇晃的海面，想起长崎是日本最先开放给外国人进来的都市，那洋溢着中国风味的庙宇，那表现了西洋风格的教堂，那为了信仰基督教而被处死的人士，那为了学精明医术而千里迢迢从东京跋涉而来的知识分子，那异族通婚的悲喜剧，还有那三十六年前美国掷下的原子弹，长崎真的既最先尝到西方的文明，但也是最严重受到战争祸害的都市，或许是一些历史给我予想象，我总觉得长崎的美全在一个“怨”字上。

长崎没有大都会的豪华，但它有小镇的端庄，我曾两度到长崎，两度都下着细雨，飞机在细雨中起飞时，我禁不住哼着“长崎今日也下着缠绵的雨”来，我觉得长崎的情调，就和这首歌曲的曲调一样凄美。

1981年9月16日



## 东京的水果

初到东京，正是冬季伊始时节。北风把池水冻得象皱了皮的老人的脸，在微弱的阳光下，你看不到池水常有的那种明亮与闪光。黄昏了，我和妻从银座的旅馆走出来，边走边避着北风的棱角，两人躲躲避避地来到离银座有半公里许的新桥火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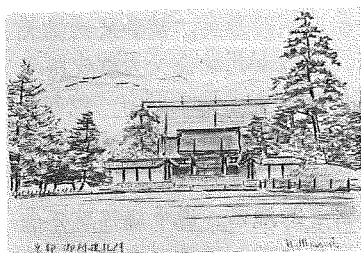
是六点钟了。冬的夜来得早。一勾弦月早已在远处那高建筑物的顶端停滞着，散发出冷冷的光。新桥火车站是混杂的，人头攒动，很是喧嚣。但栽在它附近的交通岛上的草都枯死了，街灯愣愣照着枯草，北风飕飕地吹着尚残留在树枝上的黄叶，人在异乡，这样的情景，是够教你感到凄凉的。

倒是火车站对面那一条饮食街，灯火辉煌，那富有日本情调的小红灯笼的色彩，异常吸引人。我们就走进那条街去用晚餐。之后，便走进一间水果店，想买些苹果或什么水果来尝一尝。苹果诚然是美丽的，青森种的，富士种的，都硕大而明亮，引人欲垂涎，但一个块多钱星币，实在舍不得买。草莓装在塑胶袋盒里，在灯光下也红光闪闪。可一盒廿多粒，却索价十多块星币，教人如何买得下。踌躇再三，赫然发现摆在水果架上另一边的日本红柑，价钱很便宜，每粒有中国新年红柑的三分之二大，却只卖星币二角，当场就买了一袋回旅馆吃，这红柑不但甜，水份多，还是无种子的。不上半个钟头，两人就把十

多粒柑剥完了。于是整个冬天，几乎每天都吃日本红柑。后来从日本朋友处一打听，才知道冬天是红柑的季节。在日本要吃便宜的水果，是只能吃季节水果的。

于是，往往在樱花盛开的春天，我们吃葡萄，在梅雨飘洒的盛夏，我们吃枇杷，桃子。秋天，我们在桂花飘香十里的树下采柿子，梨子。现在又是仲冬了，东京的气温是很低很低的，在这赤道边缘下的故乡的夜里，想起东京的冬夜，我竟感到东北风的一丝寒意，料想东京必定下过雪了。这么一想，我竟怀念起五年前在新桥火车站畔买日本红柑的情景来了。要是还在东京，今晚，我们恐怕又是坐在火炉旁剥红柑了。

1981年1月22日



## 那条长街

我在东京的旧居，有一条幽静的小径，通向一条富有日本情调的长街。沿着长街，边走边看悬挂在每间小商店屋檐的红灯笼，走完了就是火车站。

初春的早晨，北风还揉着严冬的余寒，我常疾步而走。这时节，光秃秃的树的嫩枝上已露出柠檬黄的嫩芽，爬在人家篱笆畔的葡萄藤，也苏醒了吐着淡绿淡绿的丝条来了。在东京，鸟儿是很稀少的。然而在这初春的小径的树枝上，却时常可听到三五小鸟在啁啾。这带点绿意的嫩芽，这带点寒意的风，这带点清脆的鸟鸣，每每都把我的懊恼弹扫掉。

我于是怡然走进那条挂满红灯笼与塑胶樱花的长街，粉红的樱花和翠绿的椭圆形叶，挂满了每间商店的横出街旁的铁管上。这是三月初，距离樱花盛开的日子，还有一个多月。但人走在塑胶樱花下，冷风吹拂着花儿和叶子，你就能想象自己走在春花似锦的花荫道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早晨，我在火车站遇到他，一位漂泊美国的留学生，他以纯熟的英语问我东京大学在哪儿，我说我也是异乡的漂泊者。两人一查问，竟能以华语交谈，一种一见如故的感情就如春风一样浓。

晚上他来我的家，从那条长街走来。他借宿在那条长街旁一位远亲的家。岁月的无情，早已把他那位远亲的母语冲刷干

净了。他先诉说与他的远亲的不能交谈的落寞，接着又感慨美国的不能长居，说若在美国久居，他的女儿就会变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他说他希望在赤道边缘的国土上寻觅个归宿。我却不以以为然，他来自温带的家乡，又飘泊在颇为寒冷的异乡，他怎能适应热带的猛暑。

他侧着头，啃着我从横滨买回来的烧鸭，说吃烧鸭就怀念起故乡，但他决不回去的。说着家乡的事，想着家乡的人，他竟潜潜泪下。我不知道他为何这么伤心，我只对他说若不回家乡，在外浪迹也未必是件悲痛的事。我说我在外已有三年多了，觉得流落异乡，就象吃酸梅，既令你齿寒，又令你回味无穷。他申辩着落叶要有归根，我却说蒲公英到处落地生根，会发芽开花。

夜深沉了，我们的话题还未谈完。他说他得走了，明早要赶搭早班飞机到我赤道边的家乡。我送他走完那幽静的小径，又通向那长长的街。灯笼的灯都熄灭了，铁管上的塑胶樱花，在阴暗里象鬼魅在晚风中飘。我看着他微微弯曲的身躯在魅影中走上他远亲的家。

翌年的秋天的一个黄昏，我和妻从外面回来时，赫然发现家门口贴着一张小纸条，在晚风中颤抖，原来他来找过我，晚上，他又来了电话，说折返美国途中，想在东京逛逛，也顺便来与我聚谈。他说次日的下午要来我家，但第二天他从羽田机场来了电话，说刚好当天首途美国的班机有空位，他得赶回美国交博士论文，大家后会有期。

十二月他寄来一张贺年卡，附上一信，说已在东方之珠的香港的一间大学执教，希望有空我能到港找他，此后几乎每年他都有一张贺年片来。

这次归乡，在港歇脚，我与他联络上了。大家别来无恙，一聊就是三个多钟头。他刚刚回去少小离别的第一故乡，回港后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一篇文彩缤纷，内容充实的感世愤俗的文章，这我在东京读过的。但他说既使故乡怎样落后，他还是深

爱着它的。他真希望有一天能把在外国所学的献给故乡。他说有故乡可归的人是幸福的。

我不知道他今晚在做什么，但我想流落在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香港，心情该不会太过孤单的。





## 东京的咖啡座

要是你到东京而没进咖啡座，你就不算真正到过东京。东京的街边很少葱葱郁郁的树，但东京的街边处处都有咖啡座。东京的街边也不是处处可以看到花，但东京的咖啡座里一定有盆栽。进咖啡座不一定能喝到好咖啡，虽然东京的一些咖啡座有很香的咖啡。进咖啡座的主要享受是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朦胧情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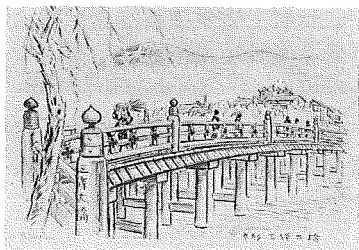
要是在严冬，你在满眼尽是一排排光秃秃的树的银座街边上走着，北风刮得你颤抖不已，咖啡座是最好的安乐窝。一杯浓浓的咖啡放在娇小玲珑的桌子上，你斜斜靠坐在软绵绵的沙发椅上，播音机传出的轻音乐在暖洋洋的室内缭绕，安排得异常有致的盆栽隐现在朦胧的灯光下，这种渺远的美，使你能在其中浸它三数小时。

东京不仅街边有咖啡座，既连较大型的地下火车站的地下街，也同样有咖啡座。在咖啡座，没有人会高声谈论。情侣们固然低声细语，谈商生意的人也照样压低声调。谈话声的切切，和轻音乐优美的节奏，在昏黄的灯光下相互撞击着，尽管外面是严寒的深冬，或是猛暑的盛夏，你尽可想象这两种声音是海浪轻拍岸崖声与微风吹拂树叶响，而那弥漫在咖啡室的情调，便是蔚蓝的海水，你便是在海浪中悠闲地浮荡。

东京是忙碌的，人潮如汹涌的波浪前涌后推，在人潮里洄

游了好一会，你就会精疲力竭。歇一歇，咖啡座的带点咖啡色的桌椅，对你有这种诱惑。一声莺啼燕叫的招呼，一朵怡人心情的微笑，一个娴熟潇洒的置放咖啡手势，一条热烫烫的面布，一玻璃杯透明的清水，加上一小瓷杯在你眼前冒烟的浓香咖啡，你的神经松懈了，你的疲乏随着你的品尝咖啡而渐渐融失。东京的咖啡座，犹如远古时代的荒野中的长短亭，它供你歇脚，也给你精神的畅爽。

在东京小居五年，使我怀念的事物很多，但那散布在繁华喧闹的街边的咖啡座，那回荡在咖啡座里的轻音乐，喋喋的人语声，那泛滥在咖啡座里的朦胧情调，却更令我难忘。东京的咖啡座，它没有远古社会的那种专横与野蛮，却具有东方社会所不能拥有的那种民主与自由。它把柔和、悠闲、宁静、民主都一齐揉进去了，而酿出的那派安祥与逍遥，使你浸在其中，不用竖耳朵，不用以眼横扫周围，便可以悠然地谈你喜欢的话题、读你喜欢的书籍。坐在东京咖啡座的那种逍遥的回忆，好象美好的童年生活片段，离我已是那么地远，却又那么地令我怀念与神往。



## 秋の银座的书摊

九月的秋老虎一消踪迹后，十月的秋风一括，敏感的树的第一片叶子开始变黄时，周日在银座的街边就会出现好多临时书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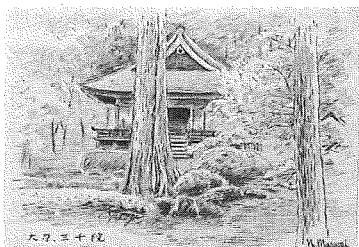
银座是东京的心脏。平日里普通道路车辆拥挤，高架上的快速公路也一样挤满了大小车辆，只有隆隆的火车及风驰电掣的新干线在你头上飞逝。夜晚银行商店都关闭了，车辆也稀少了，只有夜总会和餐馆开着。设计古雅的路灯散发着淡淡的光，偶而有人力车拉着艺妓的车轮滚动声，在小巷泛起，给人一种十九世纪末叶明治维新伊始时代的邈远感，但银座的情调也不单单在夜晚才浓，秋的周日的银座，那纵横都半里长的“步行者天国”，一辆车都没有的景象，就很有情调，毫无目的和游人在颇为肃杀的秋风里走，就是一种很好的享受。掩映在满树黄叶下的那一摊摊的书摊，有清雅而秀丽的封面设计的书，在蓝空下的黄叶的映照里，显得特别醒目，在这样的气氛里，你要不想停下来翻翻书，买一本回去，实在是件难事。

东京的书籍的吸引人，不仅仅是银座书摊上的如此，神田那一长排专卖旧书的书店，也自有一番景象。逛神田书店时，最好先在咖啡座泡他一二小时，什么也不想的在咖啡座里边听轻音乐，边品赏浓浓香香的咖啡，把你的情绪安定下来后，才带着姜太公钓鱼的心情到旧书店去浏览。不一定每回都

有收获，但偶而在旧书中发现你久想要的一本书，那种欢欣就如在一大堆沙里捡到一片碎金一样，然后带着书，再走进另一间高雅的咖啡座，当场以满不在乎的态度，把买下的那本旧书略略看看。轻轻响在你耳畔的是带点颓废的音乐，微微飘过你鼻尖的是咖啡的清香，但你真不知这香是书香还是咖啡香，在这时你就能领悟到，那种为一点名利而勾心斗角的行为，是多么地无聊，人生的境界何其广阔，为短暂的名利而营钻，那多愚蠢。要是在严冬，你从旧书店走出来，步行约半公里路后，你感到冷风刺骨，这时你最好带着那本旧书走进咖啡座，在暖洋洋的室内，在朦胧的灯光下，听点夏威夷的略带颓废的音乐，看手上那本旧书几页，人生如果有乐趣，这大概就是其中之一。

严冬的夜晚十点钟，下了火车，在冷风飕飕下，我得走一公里路才能到家。这样的时刻，在路过那条红灯笼还在亮着的，富有浓郁日本情调的商店街时，我总会钻进街边的那间书店，翻翻新杂志，看看新刊书。书店布置得很优雅，新书与杂志的封面又很清雅，看着看着我往往就买下一册并不一定会常用到的辞典或什么的。日本读书风气的盛，我看多少和书店的优雅布置与书封面清新的设计有关的。

不过，最令我难忘的还是秋的银座的书摊，秋风令你精神畅爽，黄叶的飘落令你醒悟人生短促，在头脑清爽时光难再的情景下，你就立即有赶紧做点事，读点书的劲儿，回到终年是夏的故乡，我真想再度在秋的周日的银座走走。我怀念的不只是书摊，还有那泛滥在书摊旁的读书风气。



## 东京的电影

在东京要看到一部比较有意义的影片，是件难事。日本的电影已走进性、暴力、格斗的死胡同里去了。在浅草，在银座，在新宿，在涉谷，到处的电影院都一样在放映灰黄影片。

在东京整整住了五年，我进过电影院大概只有十来次，除两三次是带孩子去看儿童片外，其余的都是去看消闲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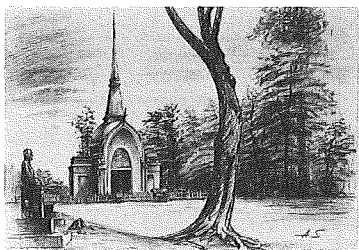
东京的大电影院固然在放映色情片，那种只能容纳百来个观众的小电影院，更是一场连续放映两三出色情片，借以吸引观众。

东京的影片不仅不吸引人，电影院的不够卫生也令人生厌。东京的电影院采取自由座位制，又没分场别，一张票可连续看几场同样的影片，很多观众在夏天里买一张票进去电影院享受冷气，在冬天里就享受热气。一场影片放映完了，往往还有好多观众赖着不走，地上不用说是一整天都没人打扫的。一进电影院看到那些横七竖八的观众在打盹，看到满地的花生壳，纸屑，要想看场电影的心情就给冲淡了。一句话，东京的电影院已沦为半个休息场所的地位。

但造成东京电影院没落还因票价高昂与电视节目太丰富。一家四口去看电影，成人是每张票十四块新币，小孩折半，四个人就得花四十二块新币。对普通家庭来说，这笔钱恐怕可买两天的菜肴了。电影院的只能偶而去一趟，是其冷落的主因，

加上东京有七个电视播道，两个国营的每天从早上六点播到晚上十一、二点，五个私营的，平日里的播映时间与国营的一样长，周末周日则播映到凌晨二、三点。国营电视台不惜血本，制作大量好节目，私营的各出奇招，尽量制作出各种各样适合各个阶层各层年龄观众口味的节目，只要不怕生活太刻板，任何人都可以从早上到晚上，坐在电视机旁挑选不同播道的电视节目，悠哉悠哉地观赏着来渡过一天的。电视节目既是这么多姿多彩，还有谁愿意奔波去看昂贵的电影。

要说东京有什么令我遗憾的，大概非电影院莫属了。尤其是回到故乡后，到第一流电影院去看场电影，那种干净清雅的气氛，就能给终日忙碌的头脑一种镇定作用。东京的月亮未必不比我们的圆，但以电影院来说，我却要说月是故乡明。



## 东京的烧鸟

在东京要吃河豚，只有等秋风起兮云飞扬的季节到来，尤其是冷风猛吹的深冬，更是吃河豚的季节。但要吃类似我们的“沙爹”的串烧鸡肉，却是不分季节，四时皆适宜的。

串烧鸡肉，日本人叫它“烧鸟”，是一种大众化的小食，但也能登大雅之堂，在大宴会席上出现的。我爱吃“烧鸟”，有一半为的是“烧鸟”店的那种情调。秋深了，晚上九点多和几位较年轻的同学从学校里走出来，晚风迎面一吹，在感到寒冷的同时，肚子也就饿了起来。这样的時候，我们就爱到挂着红灯笼的“烧鸟”店去吃串烧鸡肉，喝日本酒或啤酒。

“烧鸟”店不同于吃茶店或小酒吧，吃茶店似乎是日本人的专有物，讲求的是室内设计，吃茶客喜欢的也是它的幽雅气氛，你可以在吃茶店泡它三五个小时，听听音乐，和朋友谈些不着边际的废话，那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但你看不到日本群众的面貌。在小酒吧，你可以看到好多外国旅客，你可以喝你的生啤酒配花生，或者喝你的果子酒，诚然酒客都是有教养的一群，大家都低低地在交谈着什么的，你不可以嚣张，这是绅士淑女的喝酒好场所。在“烧鸟”店，只要你一踏进门，肉味就往你鼻子钻，吵杂声就往你耳朵钻，在一片混杂声中，女招待就会问你，你们一伙有几个人，你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们一伙十二个人，但若说只我一人，女招待就会皱眉头，来“烧

鸟”店的都是一伙的，没有单枪匹马的。

坐下来后，你可以先叫一碟“煮物”，那是猪肠和着白萝卜等菜类在大锅里熬煮几小时的下酒物，再来几小罐温温的日本酒，腌菜多是免费配给的，就这样你和你的同党坐在地上，一杯一杯的温日本酒下肚，一碟一碟的“烧鸟”进口后，你就会提高声音和你的同党天南地北地胡说起来。在几分酒意中，才没有人知道你是外国人，才没有人理会你说的日本话有没有文法错误。

要是你有点疲乏了，你可以侧着耳朵听听你的邻座客人的谈话，泼妇骂街的，自我解嘲的，自我阿Q一番的，各式各样的谈话都有，白天在办公室里受了上司的鸟气，在“烧鸟”店吃“烧鸟”喝酒时，就放了出来。趁着几分酒意，下级职员在“烘鸟”店破口大骂，骂得不够，又晃着身体走出“烧鸟”店，在横街窄巷泡把尿，把鸟气放出来。

“烧鸟”店是平民的去所，公司小职员，电车剪票员，驾德士的，卖小食的，各行各业都有。“烧鸟”店是平民出气的地方，你有什么不满，尽可在这里放，反正没有人会讥笑你。“烧鸟”店是观察日本平民生活的场所，他们的喜怒哀乐，牢骚不满，都可在这里看到。前两年，美国卡特总统访问日本时，有一晚和家人在没有保镖保护下，悄悄跑到六本木的一间“烧鸟”店去吃“烧鸟”喝日本酒，吓得日本政府魂飞魄散，所幸卡特及其家人都安然无事，于是卡特漏夜造访“烧鸟”店竟又成为日本电视台的头条新闻，而该“烧鸟”店也自此名声更噪。

“烧鸟”店既是平民的去所，结帐时不用付小帐，是无足为奇的。更令你欣赏的是，只要你高兴，你可以先叫一道“釜饭”，先填饱肚子，再喝你的酒。

夏天已来到东京，遥想我以前的那批同事一定又常常到“烧鸟”店去了。这趟到韩国逛了一个礼拜，归途到东京呆了五天，也被旧同事拉到银座的一间“烧鸟”店去吃“烧鸟”喝酒，直到深夜才回家。东京的“烧鸟”店，是我怀旧的一个地方。



## 东京街头速写二题

我不想象写小说那样夸张地渲染故事，我也不想象写诗歌那样激情地抒发感触，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记录下这些日子里，我在东京看到的一些底层人物的印象。

### 一、卖报章杂志的老婆婆

在冬天的刮着凛冽的北风的早晨，我穿了五层衣服快步地走在马路上，还是感到冷意袭人，赶到火车站时，我又看到她，一个满脸皱纹，一嘴烂牙龈的卖报章、杂志的老婆婆，她在破旧的摊子上枯坐着，冷得缩成一团。北风把她摊子上用作屋顶的白色塑胶布吹得瑟瑟响，又把报章与杂志掀开来，弄乱了。她颤抖的手迅速而又熟练地把报章与杂志弄整齐来。

我开始对她有印象是在一个也是刮着风的冬夜里，我匆匆出了火车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四十五分了。环顾四周，几乎所有的店都关闭了，连我每晚回家时都要跟她买一份晚报的那位日本少女都收摊回家了。我真想买一份晚报的心颇为失望了一阵，却赫然发现平时我没注意到的，藏在拐角处的那边还有位老婆婆在卖着报章、杂志。她是在这个时候唯一还没收摊的人，我赶紧要向她买一份晚报。

“朝日新闻，夕刊一枚。”我说着，递过二十圆。

“你自己拿。”她接过钱，竟连把摆在她眼前的杂乱的报章都不肯拿一份给我，我颇为惊异与不悦地拿了一份晚报就走。往后的日子，只要迟回，我都这样地向她买晚报。慢慢地我才发现到她是不识字的。她的摊位小，杂志，各种各类的报章又没条理的堆在一块，难怪她要顾客自己选拿报章。她的生意非常的不好，只有在别的摊子都收了的夜晚或象现在别的摊子都还没开的早晨，才有一些顾客。

她还枯坐着，在繁华的东京的一角。

## 二、卖杂食的老伯伯

距离火车站只一箭之遥的这条商店街，是颇有点日本民族特有的情调的。夹在两旁低低的店屋的中间的那条柏油路，虽是不够狭窄的，但因有限制车辆在某段时间内不准通行的规定，行人在这段时间内走起路来，就可以悠悠哉哉了。每间店屋的屋檐都挂了一个粉红色的灯笼。冬天就在灯笼旁悬一束塑胶梅花，春天就悬一束樱花，现在是初夏了就挂了一束绿叶与小红楂里，远远看去，数十尺长的这排店屋，的确是灯红叶绿，美丽极了。

刮风也好，下雨也好，就是在这条商店街上，我们的卖杂食的老伯伯总站在那把大布伞下，细眯着眼睛，看着那从大盘里上升着的水蒸气，夜里，他的三轮车上的那盏小汽灯，昏黄且暗淡，映得他原本就有点渍黄的衣服显得更肮脏了。

我不知道他卖的食物叫做什么，只看见大盘里有剥壳的熟鸡蛋，有豆腐干，有用面粉做的圆圆似鱼丸的什么的，我一向称他做卖日本酿豆腐的。

他大概下午三点就出摊了，晚上十时我回家时还看到他站在那儿，精神很好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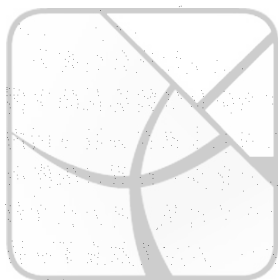
我会注意他是因为他时常在白天里闭着眼睛打盹，而晚上却精神奕奕。他的顾客很少，已经好几个月了，我每天走过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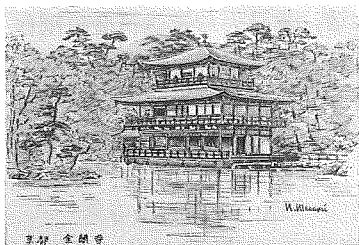
条街，到现在才看到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跟他买一块豆腐干咬着吃。

有时有一位年龄与他相仿的老人来站在摊旁与他闲聊，那时他的脸就会有些笑意。

他现在还在那儿站着，在这条具有日本情调的东京的商店街上。

1976年





## 我所看到的她们

### 一、垃圾堆里的她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细雨绵绵，天色阴昏的傍晚时分，为了赶上日文的夜课，我撑着伞披着雨衣，经过离家不远的马路上的这一堆垃圾堆时，我见到了她——穿着一件陈旧而呈黄色的白上衣，配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褐色百褶裙，头上戴着一顶又黑又脏的草帽子，正躬着身子，手中的那根铁棒不停地往垃圾桶里拨动着，身边放着一个很大的透明的塑胶袋，里面装着些铁盒子，玻璃瓶，铁罐子以及一些破旧衣服之类的东西。

我并没有见到她的脸，但从她的鬓发的灰白，以及手上的皱纹可猜出她是相当有年龄的女人了。

我就是这样匆匆地经过这垃圾堆，对她的存在似乎也没有多留意些，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拾荒的日本老人。

今天，我提着两叠绑得紧紧的旧报纸往放垃圾的地方走，又见到她，依旧是那身装束和那顶破旧的草帽，那根铁棒似乎是不能离开她的手，正在垃圾桶里叮叮冬冬的翻动着，探索着，听到有脚步声在身边停住，她微转过头与我的眼光正面的接触，那眼光是无神的，见是两叠旧报纸，她脸上似乎有过刹那间的喜悦，站起身子来，这时我才发现到她的背驼得近乎九十度了，一阵凉意不觉由心头的涌起；她是个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可怜

人。她向我走来，问了两句日本话，意思大约是这两叠报纸你不要了吗？我向她点了点头，布满汗珠的树皮似的脸上，飘过一丝的微笑，然后两只手各提着一叠沉重的报纸，她的手似乎在颤抖着；往她今天推来的四个小轮子的小滑车上放，而后拾起绑在滑车前端的绳子放在肩上，两手合力地背拖着，弯着腰走了，走向另一堆的垃圾堆……

我楞楞地望着这一位象骆驼似的背负着重物的老人的背影，她的破旧的白上衣已是被汗水湿透了，她的汗水也流得太多太多了，但日本的夏天的骄阳仍旧是残酷地向她炽热地烘烤着……

## 二、电梯里的她们

过两天便是山口君的生日茶会，我和红都被邀请去参加她的生日茶点，既然有被邀请，理所当然的，礼物不可不送，于是我和红便赶紧往百货公司里窜，看看应该送这“寿星婆”什么礼物最适合，最有意义。

在日本要买些东西可真不容易，往往要跑到迢迢千里的市区才找到自己所满意的东西，而且也要把两三间的价格拿来比较后才买的。

乘搭了半点多钟的地下火车，地下铁道内的空气可是又闷又热又污浊，被薰得头昏脑胀，一出了地下铁，百货公司便纷纷林立于眼前，我俩便往其中的一间窜，享受享受它的“冷气供应”。

楼下通常是卖化妆品及首饰的部门，我们没兴趣看，但实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买，于是两人便决定往楼上各层去看看。

站在电梯旁，等得好纳闷，两个电梯都停在七、八楼，两人只好在其附近走走谈谈的，在闲谈中，“铃——”一声，电梯来了，从里面先走出一位身穿一套深蓝色短衣裙，头戴深蓝色小礼帽，手套白手套的少女。她出来后就站在电梯旁，行了

个礼，伸着手招呼顾客出来，不住地向顾客道谢，等电梯内的顾客全出来后，她又“欢迎，欢迎”地招呼另一批顾客进去，我们当然也被“请”了进去。

进了电梯内，其电掣旁边也站着同一样穿著的少女，这大概是她们的工作制服吧。

顾客全进来了，刚才招呼顾客的那位少女才进来，站在电梯旁边，而由那位站在电掣旁的同行按电掣关电梯门，然后介绍着：“一阶是卖妇人洋品，洋服，先生小姐们欢迎参观。”电梯门在一楼开了，那位招呼客人的又跑出去行礼伸手道谢，有几位顾客出去了，那位按电掣的又问还有人要出去吗？没有人回答，那位在门口的又跑进来，电梯门又关了，按电掣的又介绍着：“二阶——小孩玩具——和服——”电梯又开了，那位招呼客人的又跑了出去，但没顾客出去，她又跑了进来，电梯门又关了。就这样地开门、关门，跑出，跑进地，公式化地工作着，她俩之间也甚少说话，大概她俩背着那没半点感情的公式也念得口舌都酸软干燥了。

我仔细地看她们俩，很年轻，大约廿一、二岁左右，粘着长长的假睫毛，涂着又蓝又青的眼盖，象洋娃娃的两颊一样搽着两团红红的脂粉，及涂着红得发光的嘴唇，其中一个还染红头发呢，脸上是没有表情的，可怜又无知的小女孩——我想。

我俩是最后出电梯的，电梯在八楼开了门，那位少女又很有礼貌似的先出了电梯，笑笑地向我们道谢，行礼，我俩也向她还了礼，我想这回她俩可偷闲一下了，那知道电梯边已站满了另一批顾客，她又很有礼貌似的招呼她们进去。

出了电梯，我和红谈起这件事，我说：“电梯内的门上边都有标明着那一楼卖什么东西，又何必那两位少女不停地介绍呢？”

“这大概是所谓的礼貌吧！”红说。

这是礼貌吗？与其说是礼貌，不如说是资本家对她们的一种高明的虐待？这大概就是所谓日本的繁荣吧！



## 樱都遥寄

××：

来日本一年多了，前后听过的音乐会也有好多次，仅就少年与儿童的就有三次。日本人是善于歌唱的，尽管你是怎样地不喜欢日本人，你得承认这事实。我出席过的宴会上，有许多场面是要宾客献歌来助兴的，这常常使我受窘，我连一首稍有意义的歌都唱不来，但几乎每个日本人都能这样当众歌唱。

在日本，民谣，童谣，艺术歌曲，世界名曲，在电视里介绍，在广播电台里播送，在学校里教导，在家庭里演奏，家长的关怀，学校的教导，大众媒介的传播，社会的奖励，充满自由的空气，这是日本人善于歌唱的原因。

音乐已在日本人的生活里普遍化，并成为生活中的一部份，这事实可由音乐会上观众敢上台显身手看出。在民谣演唱会上，观众有时会被司仪邀请一起唱，这时台上台下的人都会拍掌合拍地欢唱起来，在演奏会上，有时在完场前的一小段时间是让观众上台来考演奏者的。当司仪说开始时，举手示意要上台的观众是很多的，而由司仪指定一位上台去，那观众也毫不犹豫地上台弹了某乐章的一小段曲，由演奏者当中一人出来把全乐章从头到尾演奏出来，如此地让三五观众上台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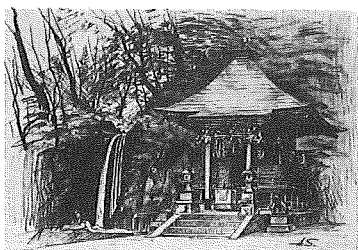
从许多演奏会上演奏曲都是外国的事实看来，你或许会以为日本人很洋化的，这多少有点真实，但在骨子里日本人却是

民族自尊极强的民族,这是日本人能从外国艺术中吸取有用的养料来丰实自己的艺术,而又不沦为外国的殖民地的原因。

尽管我是不喜欢一般的日本市民,但我尊敬日本人拥有的强烈民族自尊心,在这春寒还料峭的四月初,看到一路上开满的樱花,就使我想起故乡……

1977年





## 东京街头见闻

如果你是一位匆匆在此游玩的旅客，在旅馆只下榻那么几天，只到上野公园，皇居外苑，浅草，箱根，甚至札幌去逛逛，东京给你的初步印象诚然是美丽的，繁华的，但只要你住下来三两个月后，你周遭的事物，你本身遭受到的高昂的物价的压力，就会立刻告诉你，东京不是穷困的日本民众的。

东京是少数有钱的外国人及相当数目的日本上层人士的。春天在三月的北风吹拂下到来了，四月的绵绵细雨把樱花滋润得娇艳欲滴。每年的接近樱花盛开的四月中旬，东京的每间旅馆都住满了从日本各地跑来赏樱花的旅客。这些旅客，在旅馆一住就是三天五天，甚至一个礼拜，花了星币至少一千元以上，为的就是到上野公园、新宿御园或者其他公园去欣赏樱花，在樱花下狂饮、高歌、跳舞。日本的二流旅馆，一天租费约星币六十多块，若在旅馆内用餐，一顿早餐，吃的只有两个炒鸡蛋，两个枕头型的小面包，一小块牛油，一小盒果酱，一小杯咖啡和一小杯姆指般大的鲜奶，就得费星币十二元，中餐与晚餐至少得费星币二十元才吃得饱。日本的国花，岂是胼手胝足的人所能观赏的呢！

东京的旅馆固然贵，东京的房子也不便宜，一间小小的房间，没有冲凉房，要与别人共用厕所，一个月就得费星币一百六十元。还有，每冲一次凉，就得付房东八毛钱的水费。东京

的总人口在白天是一千两百万左右，在晚上或假日只剩下一千万人，这流动着的两百万人都乘火车回到遥远的乡村去了，东京人口流动率之高，说明了它不是穷困的人的住所。

东京的小职员平均月薪是星币八百元，但低于这数目的也大有人在。单看薪水的数目，你或许会羡慕他们的待遇很优厚，其实不然，八百元在东京是不够你花一个月的，你到火车站旁的最便宜的小餐厅去吃一碗面，只吃到三四片薄薄的猪肉片，几条野菜，一大碗汤水混和着面，就得花星币两块四毛左右。中餐一般小职员都到餐厂吃“定食”，一小半碗的白米饭，些许的菜肴配着些生菜，至少也得费星币四块钱。我初来时，每每都要求多加一小半碗饭，这除了得多付八毛钱外，还受到店员的苦笑和其他顾客的注视。后来，我就不敢多加饭了。可是这样一来，每天到下午三点钟，肚子就饿得呱呱叫，我看看日本职员，却神态自然，似乎没有饿的迹象。我很惊奇日本人的胃口为何这样小。但不久，我就发现到日本人的忍饿，却也是训练出来的。我有几位日本同事，每天中午只吃那么一小盒的便当，就说饱了。有时我约他们一起去吃中饭，都说吃了便当，饱了。但只要我再三邀请，也就一起去，结果一大盘的白饭，还是狼吞虎咽下去，那情景是教人怜悯的。至此我才明白日本人的忍饿是从这样辛酸的物质基础上培养出来的。

东京的街头，到处可看到擦鞋的，补鞋的，卖杂食的，卖晨报的，几乎清一色都是老人，日本号称“老人天国”，其实日本的老人最可怜，地下铁的阶级，他们走上来就步步都是泪。日本的名胜公园，通常都有规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参观免费，但公园名胜里，却难见到一位老人。倒是在北风呼呼的严冬里，我在街头时常看到瑟缩成一团的老人，在等待接受那一点点可能有的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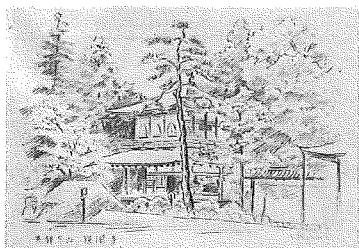
但东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超级市场管理电梯的女职员与踏着三轮车沿家逐户喊卖烧番薯的老人。东京的较具规模的超级市场都是八九楼高的，每一楼贩卖着不同的货物。由于这样，

电梯内的女职员每到一楼就得报告这楼卖什么啦，有没有人要出电梯啦，这样刻板的，千篇一律的话，由一楼说到九楼，又由九楼说到一楼，本来就够可怜了，更无聊的是老板要女职员穿制服戴那种怪模怪样的制帽，看到女职员口中念念有词，而脸部毫无表情，就可体会到这种工作是多么乏味。卖烧番薯的，通常是在晚上九点经过我家，但有时到十点才来，冬天的北风，是很教人颤抖的，尤其是晚上就更加凛冽，但那卖番薯的老头子，踏着三轮车，就一路喊卖烧番薯去，一点也不畏惧寒冷。

日本是一个没有天然资源，多山，又多地震的国家，军国主义的教育曾培养出不少性喜侵略的人，但广大劳苦群众，却还是喜爱和平的，自爱的，刻苦的。

擦鞋的，补鞋的，卖杂食的，忍饿的小职员，这些人都是以自己的劳力去换取生活，他们不会想去侵略别人的国土。

1977年



## 东京铁塔下的乌鸦

夏末的东京的闷热比故乡的更教人烦躁，没有风，只有几只乌鸦躲在树梢上嘶哑地叫着；远处是千万颗黄灯泡描出的东京铁塔的灿烂，这样的夜，教我想起故乡来了。

若在故乡，这样的夜，我会在门前那棵高大的人心果树下纳凉。故乡的夜，确实比异乡的更美的。月光如水泻在偌大的荒野上、草丛、树木、果树沐浴在朦胧月光下，都只有些大意。时时有虫鸣声传来，和着猫头鹰的咕咕，那便是动人的音乐，近处有些许萤火虫在飞舞，远处的天边又挂着稀疏的星星，这样的夜星梦般的美。

然而，在这远隔几千里外的异乡的夜，我却除了听蝉的“知了”的单调的叫声外，便只有乌鸦的嘶哑的哭泣了，这嘶哑的声是如此地教我厌恶与愤慨。我在三年前的初冬时节抵达东京，寒冷的风把银座马路两旁的长排树木吹得片叶不留。我和妻走在枝桠横斜的树下，北风把凝着的冷吹打在身上，令人战栗。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天空灰得象块肮脏的抹地布。初次离乡，看到这苍凉的情景，心里实在不好受，就在这时，偏偏有几只乌鸦站在枯枝上哇哇，那种在本已够苍凉的环境加上悲哀的作风，着实可恶。我的对东京的乌鸦的憎恨，就是这样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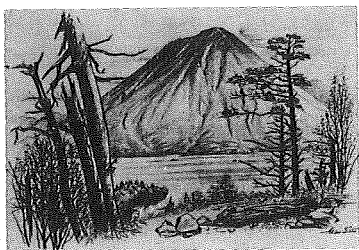
定居下的地方是颇幽静的，那条通向火车站的商店街的闪

熠着的灯笼，那柱上挂着的随季节更变的塑胶花束，是永远洋溢着日本的情调的。偶而有自故乡来的朋友到访，都很赞扬这条街，然而，即使在这条有日本情调的街，我也经常听到乌鸦的哇哇。东京铁塔下是乌鸦放肆的地方，我这样下结论。

明治神宫的大片树林是乌鸦的隐避场所，新宿御苑的樱花树，梅花树也是乌鸦栖息的对象。有火山口喷烟的箱根，箱根的颇为寒冷的早云山，箱根的美如幅画的芦之湖，固可听到乌鸦的哇哇；即连高达一千二百米的日光的华山滝，清澈可照的中禅寺湖，也可看到乌鸦的黑影。二月的深冬，红梅，黄梅，白梅，在严寒里吐放芬芳，把大地点缀得多娇，是乌鸦的哇哇来撩破幽美。四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粉红的，雪白的，那一片灿烂的花海教人心多开畅，又是乌鸦的哇哇来破坏气氛。秋的脚步印在红叶上，满山谷的红叶映着清澈的流水，京都的岚山，东京的日光，流水淙淙，红叶艳艳，蔚蓝的天映着红黄的山，那一份秋的薄薄的宁静，硬是给乌鸦的哇哇撕破了。

现在却是夏末了。我坐在窗前，凝望着远远的高耸的建筑物，远远的闪耀着的东京铁塔。一种夏的闷热的烦躁教我忆起故乡曾有过的一段美的生活经历。然而，乌鸦的哇哇又来衔走我的回忆。我似乎感到故乡的美只是在记忆中有。我家门前的那棵人心果的树叶早已变白，且早飘落，枝干是早被人当柴烧掉了。那绿油油的形象，只是我记忆中残留的影象吧了。在这夏末的烦躁里，我将到何处寻觅我记忆中美好的事物。我只有在异乡的夜的乌鸦的哇哇叫后的宁静里，去探索我的所思了。

1979年9月5日



## 到立山洗温泉浴

×××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这不是我忙得这么厉害，实在是心情很惆怅。一个人来到异乡，心情是很烦闷的……。真想到世界各地去多跑几年，到有那么一天，跑倦了，再回故乡找份工作，静静地度过一生。但我的生活也不是只有乏味与单调，日本的名山胜水有的是，经济能力较好时，我就常去游玩。上个月就和三位日本朋友跑到本州北部富山县的立山逛半天，在石川县的宇奈月温泉别庄小住两天，再到故城金沢溜了三小时，回到东京时，心情是愉快多了，因此就给你写信。

立山是日本的名山之一，高三千多公尺。午夜从东京搭特急火车出发，翌晨六时许抵达山脚，天才蒙蒙亮。随即搭上山巴士，又转乘缆车，再搭隧洞巴士到山上，由山洞走出来，要爬好几百个阶级，有点气喘吁吁的。但一出了山洞，左看立山山巅上草青花黄，矮翠松丛生，右望筑在山腰的水闸内的碧水盈盈，波浪不兴，几个人就这样走在灿烂阳光下，倦意全消了。因为阳光实在暖和，就在山上用了午餐，然后乘搭巴士与缆车下山，再转乘火车到宇奈月温泉别庄去。

来日本两年了，却始终不敢去试洗那索价高昂的温泉浴。这回托日本朋友的介绍，住进这一晚只三千日圆既供朝晚餐又有温泉浴设备的民宿，真的非试试温泉浴的滋味不可。其实温

泉浴对年青人来说，也未必有什么吸引力。在盛着温泉渗了冷水的浴缸里浸是有点烫肌之痛的，洗完后全身乏力，发汗，要休息十多分钟后，才感到精神舒畅，其感受就和清晨起身到公园跑几圈，回来后待汗干了去冲凉，精神会特别好一样。但住的别庄建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上，流经中部山岳的黑部川就在一箭之遥处流过，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响得象夜雨打在亚答屋上一样清脆。打开窗口，又可看到月光下一株随风摇曳的杨柳的丰姿。

来日本后被种种不如意的事缠得颇为心灰意冷，这晚是头一次体味到日本大自然的美。这样的夜，要是早眠是有点可惜的，就和日本朋友去逛街。这一带到底是山城小镇，并不热闹。但满街挂满日本的红红绿绿灯笼，满街走着的穿着和服的男男女女，都是悠悠闲闲来度假的，这情调是够人沉迷了。人生庸庸碌碌，若只求一个功名或满屋黄金，确是没意义的。我们就这样地什么也不想地逛了一点多钟的街，才回别庄。由于日里跑了好多路，倒下床后不久就睡熟了。

今天的信就写到这儿为止，下回再谈。



## 青翠的镰仓

秋雨刚停的清晨，空气清新而带着嫩寒。火车缓缓穿过两旁尽是掩抑在长青树下的低矮屋宇。屋子旁的凝着雨珠的菊花，和闪着阳光的绿叶，织出一片谐和的宁静在轨道畔，呵，镰仓，即或在这深秋里，你还是那样青翠动人。

八幡宫座落在小丘上，气派并不比日光的东照宫堂皇，然而那半公里长的樱花夹着的，铺在马路中间的散步道；那随秋风而飘落的斑驳的黄叶；那与我擦肩而过的日本姑娘的裙角；却教我想起春暖花开时节，这儿该是个多美多喧哗的世界。散步道两旁的马路的矮而低的民芸店，都似乎溢出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来，这又教我想起镰仓时代武士们在此雄步的英姿。邈远的历史的芬芳，长青树的翠绿，与乎黄叶的斑驳，是这样和谐地铸出一片忧郁的恬静在镰仓。

铜塑的大佛坐在背景是树木蓊郁的山岗的地上，从镰仓时代以来就日月在笑看游客们来了又去。七百多年的风和雨，竟然不曾损及佛像的一丝笑容。然而教人低徊不已的却还是那段有七百多年重量的历史的追忆，它似乎把一株株撑着浓荫的树染得更浓更绿更拨不开了。通向大佛像的那条小小的马路两旁的低矮屋宇，屋宇畔的青翠的树，深黄的桔子，及还勾在枝桠上的片片红叶，浸在这七百多年的历史的芬芳里，便散发出一种朦胧如梦的情调，而这情调又宛如开在街道上的雨花，是这

样清晰地浮在你眼前，又是那般缥缈地不可捉摸与掇拾。

镰仓，啊镰仓，因为你的青翠，你的谧静，你的寺庙的略带忧郁的深灰色，你的菊花的灿烂，你的枫叶的醉红，你的桔子的艳黄，都揉进了那么一点点七百多年的历史芬芳，才教我那样回味你，那样神往你。啊，镰仓，你的绰约丰姿的撩人，你的多情神韵的可品味，是因为你有了深厚的文化为根基。我将如何忘却你呢，镰仓。我只有更紧地拥抱我长远的文化来慰藉我落寞的心灵。镰仓，你这令人难忘怀的诗。





## 金木犀

不知曾几何时，我已深深地爱上了日本的金木犀了。你知道金木犀是些什么东西吗？她就是我们所说的桂花。

还记得来日本的第一年，我们初游京都，奈良时，节令正是日本的十月的仲秋，我们走在街上，四处飘染着一股股清新的香味，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植物所散发的香味。朋友猜是花香，我猜则是柿子的芳香，因为那正是柿子大丰收，最香甜的季节，我爱吃柿子，竟胡乱地把这香味连想到柿子上了。

一天，我们游览京都御所，抵达时不得其门而入，守卫的警员说要参观这所宫殿，须要按照一定的时间，而且限定人数的多少。当时的时间是十二点半左右，须等到一点才可以进去参观，我们无可奈何的只得在外边溜达溜达。“秋老虎”又发脾气了，扇着一股逼人的热气，骄阳正不怀好意地向着我们发出奸笑。我象逃难似的窜进一棵花树下，顿时只感到热意全消，凉丝丝的。忽然我又嗅到那股又熟悉又陌生的香味，这香味似乎就在我的周遭。我抬头看看这棵花树，啊，她正开着一小簇的橙黄色小花。我下意识地感到这股香味就是这一小簇一小簇的橙黄色的花朵散发出来的。我探着头深情地对她闻了闻，啊，我快喊出来了，就是她！就是她散发出来的花香。朋友们围过来对着她热情地议论着，但我们始终不知道这棵花树的名字……

.....。

一点正。“进宫”的时候到了。由导游员领着外国旅人参观官殿去了。他那生硬的英语及漫不经心的态度，使我对这御所丝毫没感到半点好奇与兴趣，再加上我的心已一半被那棵开着一簇簇橙黄色的小花，散发着清幽的香气的花树勾去了。

回到东京，我又在寻求着那股幽香，但都使我失望。然而有一天清晨，我打开窗户，迎面扑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凉风带着一股亲人的芳香，我精神为之一振，眼睛四处探索，才发现到我家对面那户日本人家的庭园里也种有这么一棵花树，一簇簇的花丛正盛开着，象在绿叶上撒下一大把碎金似的，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灿烂明亮，她正笑着脸，接受着暖和和的阳光的抚爱呢。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打开着窗口……

有一次，一位日本友人来访，我和他谈起那棵花树的名字，他欣然地说：“她叫金木犀，你不知道吗？就是你们华人所说的桂花了。”

“啊！是桂花呀，怪不得这么香！”

“听说桂花陈酒及桂花茶是这种花做出来的吧，一定很香吧！”

“唔，应该是很香！”

我虽然没喝过桂花陈酒及桂花茶，但我相信其香味未必能和这大自然的清香媲美。

日本的屋价高昂，租房子要签合同，合约一满，屋租又要起价一倍左右。我们又搬家了。繁忙的都市生活直逼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几乎已忘掉金木犀了。

人象骑在闪电上似的，一转眼日子又变了，又是第二年秋天。我和朋友带着彼此的小女儿漫步于我家附近的行人道上。满地的黄叶舞着秋风在地上周旋打滚，给人一种凄凉肃煞之感。就在这时煞人的秋风正给我送来了一股令我精神振奋的芳香，我敏感地一步步地向前走去，果然，我见到了她——金木犀。她正挺立在一幢楼房旁的一小块唯一拥有黑色土壤的地面

上。她正笑开着脸地向我点头招呼，似乎在问我：“你大概已忘了我了吧！”

我认真地注视着她，象在观察多年久别了的朋友似的，那鲜艳欲滴的橙黄色的花朵，那椭圆的，碧绿而苍翠的叶子正迎着那可恶的秋风摇曳着，象是作顽强的抵抗，且散发出她的光彩和清香。

我告诉朋友这就是桂花树，她似乎不感到兴奋与好奇，只淡淡的应和着：“是桂花吗？是有点香，但不怎么好看，我还是喜欢樱花的绮丽，牡丹的高贵。”

听到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沉默着。我的小女儿正蹲在花树下捡着被秋风所摧残过糟蹋过的落花残枝，那位朋友的宝贝女儿有样学样的也蹲着捡这捡那，谁知她见了竟惊叫着：“哟呀，你不要乱捡东西，你看你的手多脏了，快起来，回家洗手去。”说完向我歉然一笑，拖着宝贝回去了。

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有种不快之感。

“妈妈，这些花被风打掉了，真可怜！”

“唔，但她可勇敢咯，你看，被打落了这么多，树上还有这么多，我们以后可要象她一样，有信心，要勇敢，做事不怕失败，失败了再做起，知道吗？”

“唔……”她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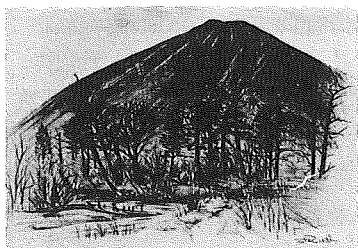
我几乎每天都拉着小女儿到花树下去走一趟。

北国的季节更换得快，冬的脚步又接近了。金木犀的花全掉落了，只剩下绿油油的枝叶，随着气候的逐渐严寒，再也不便带着小孩出去逛了，但我总是想念着金木犀。这冬季里，已下了三次雪，昨夜又是场狂风暴雨，我忽然为金木犀担心害怕。今早我赶着去探望她，啊，看，她多顽强的站立着，尽管风欺雪压，绿油油的枝叶映着灿烂的朝阳，显得更加倔强，坚定；全身都焕发着逗人喜爱的翠绿而明亮的色泽。

金木犀，我爱你的倔强不屈，爱你的香飘千里的豪放性格，敬佩你敢和风雪搏斗，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我知道你来秋还

会开花，散发着你那千里益清的芬芳，可是我将于盛夏转回故乡，再也无缘见到你的丰姿，但我多希望在那赤道上的故乡，也能种上这么一株金木犀。……………





## 梅花树

二月的深冬，一天晌午，我们冒着细雨到横滨去访问山中一雄，老远就望见他打着伞立在那两旁都挂满红色灯笼，挂满着粉红色塑胶樱花，具有一番日本风情的商店街口，满头都是晶莹的雨珠，却笑咪咪地迎着客人。

他把我们带入一间和服店，细问之下，原来这是他父亲所经营的。几个穿着和服的老妇人跪着接过我们的雨伞，递给我们拖鞋，而后把客人一直迎进后屋里坐下。桌上已排满了日本式的碗碗碟碟以及几道日本菜。一雄先生站起身来，拉开纸窗，啊，一抬眼，就瞥见窗前一树梅花，正开得象雪一般。一雄先生笑指着说：“看，梅花开得多好，象在迎客呢。”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不就象迎客的梅花吗？”大家听后都笑了。

一雄先生是我们的日文老师，但也是我们的华文学生。他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人，长脸，眉目淳厚，两个腮边都黑黝黝的，个子并不高，是一般的日本人。我们慢言低语地谈着日文文法，又拿起他在东南亚留学时所拍摄的照片来让我们看，由照片谈到东南亚的风土人情来。这时候，他的老母亲拉开了纸门，捧着热腾腾的日本茶进来，又跪在席子上为客人倒茶添饭。说了声：“请慢慢用餐。”才退了出去，跪着拉上了纸门。

“来吧，相信我们都饿了吧，别客气，这是我们的日本菜；『天妇罗』『好烧』『炒牛肉』，我知道你俩不大吃生鱼，所

以叫我妈弄了这些，不知适合你们的口味否？”

“麻烦你妈忙了一早上，真是不好意思。”我说。

边谈边吃，气氛很融洽，大家的脸上都乐得象窗前的那株白梅花。

菜快吃完了，老妈妈端来水果又出去。我突然想到一雄的妹妹景子来了。今日来访，我还未见到她呢。

“景子不在家吗？”我问。

“啊！她不在，今天一早她就和未婚夫到千叶县去。我妹夫的故乡在千叶，因工作上的关系，自己跑到东京租了间小屋住，几个月才回去一趟。”

“哦，他们是相亲的？还是自由恋爱的？”

“不是相亲，是自由恋爱，他俩本来是同事。”

“哦！真巧！”

“我不知有没有告诉过你俩，景子将在四月初春结婚，到时将会请你们两位贵宾。”

“先向你道谢，他们会到南洋去渡蜜月吗？”

“不，不去南洋，去美国，唉！我本来劝他们到南洋各地去看看，他俩偏要往美国去，但美国他俩已去过了两次，而且这次去又是同样的都市。我的妹妹就跟一般日本的青年男女一样。”

“怎么说呢？”

“现在的日本青年男女，多半崇美，美国人有什么就学什么，一天到晚就是『亚美利加』。每年放暑假，就一窝蜂涌到美国去，即使是个无名的小岛；好象世界上就只有美国这么一个国家似的。”他停了一会儿，喝了口茶，似乎有点感触：“唉，他们似乎已忘了以前美国军人是怎样地欺侮我们日本人民的。一粒原子弹落在我们的广岛，长崎，我们日本人民死伤了多少万？日本战败了，接着美军接踵而来，到处是美军基地，他们的美国水兵到处仗势欺人，糟蹋我们的日本妇女。我小时候就住在横滨，在这附近就有几个美军基地。每晚就可听到喝

醉酒的美国水兵左拥右抱着日本女人或艺妓，嘻嘻哈哈地从我家屋后的这棵梅花树下走过。有时甚至因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有一些美国鬼子，他们在美国那里本来是有妻子儿女的。到了日本，他们欺骗了我们的日本女人，而且生了孩子；一旦他们被调回美国的时候，便一去不回头，可怜的是被抛弃的日本女人及她和美国人所生的混血儿，到处受到人家的歧视和侮辱。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感受的，那时候我大概有七、八岁吧！一天中午，我正和一群小朋友在旷地里玩，突然一辆美国轿车向这里飞驶过来，从车里跳出了几个美国水兵及美国人，他们看着我们这群日本孩子，翘起食指示意要我们过去，同时喊道：“Boys! Come on!”我们正感到惊讶的时候，突然他们往地上撒来一大把朱古力糖，我们这一群穷孩子见了，竟不知天高地厚，急忙抢前去拾起那诱人的“鱼饵”，当我把那印有英文字母的包装纸拆开，正想把糖果送进口里时，突然，「卡察」「卡察」几声，我抬头一看，几个美国水兵的相机的镜头正对准着我，……当他们摄取得这些「宝贵的照片」后，满足地向我们挤挤眼，讲些我们所听不懂的英语，跳上车子走了。从那时候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对美国水兵憎恨到极点。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那活生生的一幕。”

我的心不禁一颤，涌起了那样亲切和痛苦的感觉，好象坐在我面前的完全不是异国朋友，而是一个和我一样有无限愤懑与痛苦的老朋友……

“唉！为什么要战争呢？多可怕！可怜的是无辜的老百姓们。美国军人在日本作恶，我们日本的军人还不是在亚洲胡作非为吗？说老实话，我是极端憎恨那挑起侵略战争的战争贩子的。就因为我们的祖辈在亚洲一带干下了坏事，我们是有罪的，应该感到惭愧。但偏偏有人不争气；记得有一次我到东南亚去，住宿在一间旅店，就曾看到三四个日本男人向侍应生扬着一叠钞票在喊着：“Ona! Ona!”（即女人的意思）那时候，我气极了，真想向前去给他们几记耳光。后来我才明白，为什

么东南亚人民不欢迎日本人，把日本人叫着「东洋鬼子」，『日本鬼子』，原因就在这里。我实在为日本人感到万分的惭愧，我甚至恨我自己为什么会是个日本人！”他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有点湿润。

“一雄先生，你是例外的，东南亚人民一向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的，以你这样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东南亚人民是会欢迎你的。”我顿时感到自己的嘴笨，不能给他说了几句宽心话。

他举起茶杯一饮而尽，休息片刻，心情似乎平静了些，用着相当坦诚和充满希望的语气说：“我想离开日本，到东南亚去工作，和东南亚人民生活在一起。我在那里住过了二年，对那儿的人与事似乎已深深地爱上了。”

“你去东南亚做些什么工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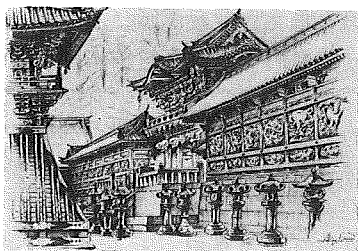
“我父亲经营的和服店有积些钱，他支持我去开办间小工厂……”

“哦……”我凝望着窗前的梅花树，她正嫣然微笑着，承受着风雨的洗礼。……

在离开一雄先生那间日本屋子之前，他的老母亲知道我有学花道，特地剪了一枝梅花送给我，我爱梅花，但更爱这饱受风霜，慈祥和蔼的日本老人……

一场细雨刚过去，墨蓝色的苍穹里布满了点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空。

凉风袭来，屋前日本人家的庭园里的梅花树抖着叶子，发出一片萧萧瑟瑟的沙声。看着梅树，我想到一雄先生屋后那棵盛开着雪一般的花儿的白梅树，这会儿是否也是枝叶茂盛，挂着一颗颗青里透黄的果实呢？而梅树的主人——一个具有强烈性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羽凌霄地飞往我的故乡已过三秋，他又怎样地生活着呢？



## 后记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卅六篇散文，有三篇题为《我所看到的她们》、《金木犀》及《梅花树》的是内人所写，其他卅三篇是我在东京五年及回来后一年内所写的。

身在异乡，有时会想念故乡，尤其是初到东京的第一年，更会常常想起故乡的朋友，亲戚及事物的。但定居下来后，看到日本全国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字，看到日本人的爱国精神，回头想想故乡的情况，有时就真想从此离家弃国，在外飘泊好了，当然这只是情绪波动时的想法，冷静想想，是人还是有个家乡的好，因此也就回来了。

日本与故乡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地方，气候的差异，风土人情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特色，使初次离家背井的我，为之诧异，也为之沉醉。春风秋月，冬寒白雪，异乡情调，日本风情，伤时感物，闲暇之余，就写些东西，六年来所收集的，除少数诗歌没收进这集子外，所有有关日本情怀的，都收进来了。

人的可贵，在于不容易忘掉过去的经历，因此回来后一年内，也就涂了十多篇回忆东京那一段生活的东西。但人的可悲，也在于不能忘怀你所喜爱的东西，这种执着，有时是会使人消极到了结生命的。在这社会，在这时候，执着地爱文学，写东西，实在是有点可悲的。但真想不到，在这么荒凉的文坛上，还有这样的人在执着地要为写作人出书，风云出版社的社长，也真是个有心人。

我从小就学华文的，华文是我最方便的思考文字，当然也

是最能抒发我的感情的工具，因为华文方便我思考，方便我抒情，它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我对它的爱是难以言喻的。但环顾我们四周的现实是华文日趋没落，华文必然渐渐消失，又似乎是无可挽回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我要学的是一种非常难以收效，但又是唯一能使我解脱的功夫，这功夫就叫做忘怀。在这社会，你只有忘怀那些不愿学华文的华人，你才可以解脱。但要轻易地忘怀，却又很不容易做到，因此，我也就常常彷徨与苦闷，但这彷徨与苦闷，就如我眼看樱花飘落而无法挽救一样无奈。

舒巷城兄，在新加坡时就认识的，但有机会在一起深谈，却是在东京、香港。他也是位深深地热爱文学的写作人，他是能够了解我性格中有忧郁的一面的原因，但他的处境与我们的到底不一样，他也就较难了解我必须学会忘怀的痛苦，但舒巷城兄的纯真的性格，待人以诚的作风，正是我敢高攀，我敢与他来往的原因。因为在东京有过一段短暂的相聚之情，在这集子将出版时，我不揣冒昧请他写序，他竟然答应了，而且花费了好多时间逐字逐句读遍这集子中的文章，给我提供了好多用字遣词的意见，才把序写了邮寄过来。我若只对他说声谢谢，那是不够的，对于这样一位与我有不少共同点，但也有着不少不同点的远方挚友，我只能向他致以由衷的感激之情。

风沙雁

## 本地文学丛书

| 书名            | 编著者 | 出版日期     | 定价     |
|---------------|-----|----------|--------|
| 骑虎看花集 (杂文)    | 徐柏敖 | 1976年4月  | \$1.20 |
| 芭野钟声 (小说)     | 江 飒 | 1976年8月  | \$1.00 |
| 法 网 (小说)      | 江 飒 | 1976年12月 | \$0.90 |
| 近代马华诗歌选集 (诗集) | 李拾荒 | 1977年2月  | \$1.60 |
| 还 乡 (小说)      | 廖 原 | 1977年6月  | \$1.00 |
| 落叶的日子 (总集)    | 章 钦 | 1977年7月  | \$1.20 |
| 亲 情 (小说)      | 江 飒 | 1977年10月 | \$1.50 |
| 写在船厂的诗 (诗歌)   | 李擒白 | 1978年1月  | \$0.90 |
| 风雨黑夜树 (总集)    | 李 劲 | 1978年2月  | \$0.90 |
| 园丘杂笔 (总集)     | 劳文青 | 1978年5月  | \$1.20 |
| 铜像的故事 (小说)    | 奔 浪 | 1978年7月  | \$1.10 |
| 讨海人家 (小说)     | 李拾荒 | 1978年9月  | \$1.60 |
| 苗 长 (小说)      | 雨 川 | 1980年1月  | \$2.00 |
| 赞雪中炭 (诗歌)     | 适 民 | 1980年6月  | \$2.00 |
| 神射手 (小说)      | 江小川 | 1981年1月  | \$2.00 |
| 老师错怪了你 (小说)   | 岗 虹 | 1981年5月  | \$1.50 |
| 草霸王 (小说)      | 江小川 | 1981年8月  | \$2.50 |

## 风云出版社出版

欢迎邮购

一律七折优待

\* 请以纸币汇票或等值邮票投寄 \*

风云出版社

59, Jalan Hitam Manis,  
SINGAPORE 1027

## 风云出版社

提高本地读书风气

促进本地文化事业

- (一) 欢迎各种形式的本地文艺创作。
- (二) 除非有所声明，本社对来稿有删改权。
- (三) 来稿须用稿纸誊写清楚，如欲退稿，请付足邮费。
- (四) 剪报影印，请用挂号，以免遗失。
- (五) 本社一收到稿件，一周之内当去函通知。
- (六) 来稿一经录用，当奉具稿酬或赠书。
- (七) 稿末请示真姓名（笔名听便），通讯处或电话，以便联络。
- (八) 来稿请寄：——风云出版社

59, Jalan Hitam Manis,  
Singapore, 1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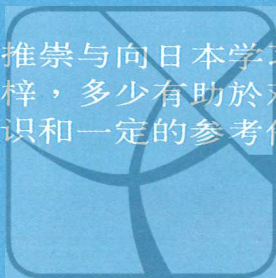


# Yinghua Piaoluo Shijie

东瀛窥豹，扶桑风采，作者以一个异乡人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就日本的民族性和文化习俗等做一番点线的剖视。

作者文笔简练典雅，无论咏物写景或即景抒怀，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出国之痛思乡之情，更濯然纸上，令人读来唏嘘之余，更添几分落寂，正象飘落的樱花，无迹无痕。

正当大力推崇与向日本学习的此时此际，本书的付梓，多少有助於对日本更深一层的了解认识和一定的参考价值。



ISBN 9971-994-03-0

S\$2.00